



18026

晉乘蒐略卷之十一

六編卷之十一

國朝

六編圖

昭烈帝章武元年漢中王正位於蜀陳壽二國志帝

初立爲漢中王羣臣勸進表首列銜曰盪寇將軍漢

壽亭侯臣關某侯仕漢封漢壽亭侯漢壽封爵也以

漢爲國名而書壽亭侯者誤也程敏政封爵考曰考

之史漢壽本縣名史稱黃禕遇害於漢壽而唐人詩

亦曰漢壽城邊野草花漢壽者封邑亭侯其爵也東

漢之制有縣侯鄉侯亭侯皆以寓食人之多寡而以

壽亭爲封邑失其制矣若以漢爲國名則勸進表不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一

當錯置於職名之下此通論也侯輔漢誠貫金石義

協天人封還曹操所賜告辭書云切以日在天之上

心在人之內日在天之上普照萬方心在人之內以

表丹誠丹誠者信義也某昔受降之日有言曰主亡

則輔主存則歸新受曹公之寵顧久蒙劉主之恩光

丞相新恩劉公舊義恩有所報義無所斷今主之耗

某以知望形立相覓迹求功刺顏良於白馬誅文丑

於南坡丞相厚恩滿有所報每畱所賜之物盡在府

庫封緘伏望臺慈俯垂鑒照與張遼書云魯仲連東

海之匹夫耳爲齊下士然且恥不帝秦職爲通侯列
漢元宰獨可使負漢耶復曹操書云明公布大義於
天下而速取自樹非某之所敢知若猶是漢也某敢
不臣漢哉敢拜嘉命之辱又復曹操書云劉豫州有
言尉佗秦之小吏猶獨立不詭某啞啞飛鳴翔而後
集寧甘志終小人下耶使明公威德布於天下幹旋
漢鼎窮海內外將拜下風慕高義獨某兄弟哉歸昭
烈謝曹操書云愚聞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曩所
以不死欲得故主之音問耳今故主已在河北此心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二

飛越神已先馳惟明公幸少矜之千里追尋當不計
利害謀生死也子女玉帛之貺勒之寸丹他日幸以
旗鼓相當退避三舍意者亦如晉重耳之事秦穆公
者乎詞義嚴正凜凜有生氣宣聖所言無慾之剛子
輿氏所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配道義塞天地而常
存者也諸葛武侯箋侯云孟起兼資文武雄略過人
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
之絕倫逸羣也武侯人倫之鑒侯之浩氣流行出於
其類當時已有不可逼視者矣王世貞前將軍漢壽

亭侯贊云嗚呼故主之誼表於奔袁討賊之忠見於許田樊城一師爰燼幾然前無衡操後有伏權天耶人耶公則奚愆精誠所鬱金石失堅川停嶽摧風車電鞭君臣大綱如日行天我懷威神頌公萬年嗚呼篡漢者瞞也成瞞篡者權也瞞名漢臣也實漢賊也權陽瞞敵也陰瞞翼也公批吭於前而不虞奸於掖七軍甫滄六師遂厄使永安之恨不在許昌而在公安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出祁山安樂之牋與歸命之璧而相後先惜哉雖然不以間關而廢兄弟不以

離亂而廢君臣其時如者山嶽澄如者川流而炳如者日月星辰嗚呼此其所以亘萬古而猶神也耶通志解州中條之脊黃河轉曲處河山所會州東南十八里常平村爲關聖故居今建廟祀賽甚盛其先塋卽在村南明許讚關聖故居賦序略義非勇不足以濟勇非義罔克以成蓋忠義之性本乎天植剛大之勇萬折彌勵者也是以人心仰止於神歷萬世亘古今而不變六合之內八荒之外奔走望祀咸罔不同祠廟遍天下凡通邑大都名山勝地固肅虔盡敬以

禮神卽郊野林坳亭徹驛障靡不有地以宇有像以肖也讚奉天子命視學汾晉道出解梁實維侯之故居在焉迺迴車屏徒摳衣肅謁廟貌若存千秋恒凜顧瞻祠宇遐想威靈徘徊慨嘆欣慕彌深遂作賦以志高山之思云

章武元年魏黃初二年也魏置護鮮卑烏桓校尉以牽招爲護鮮卑校尉田豫爲護烏桓校尉使鎮撫之初魏祖旣克蹋頓烏桓浸衰鮮卑大人軻比能步度根素利彌加厥機等因入貢求通市魏祖皆表以爲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四

王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廉平爲衆所服由是威制諸部最爲彊盛自雲中五原東抵遼水皆爲鮮卑庭分地統御軻比能部落近塞中國叛人多歸之素利等在塞外道遠故不爲邊患步度根檀石槐之後也入貢內附爲保塞

鄴中記云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子推斷火冷食三日魏武帝以太原上黨西河鴈門皆沍寒之地令人不得寒食亦爲冬至後百有五日也容齋隨筆今人謂寒食爲一百五日以自冬至後至清明歷節

氣六凡爲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爲寒食故云杜老鄜州詩云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一百五日足風雨三十六峯勞夢魂是也元微之連昌宮詞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皆舉三月清明爲言而周舉傳云太原舊俗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舉以盛冬禁火殘損民命示革是謂寒食在冬中非節令二三月間也傳聞之誤不可爲信矣

易曰先王設險以守其國古來言地險者以趙魏據大河晉表襄山河兼河山之固皆足以立國守險然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五

東漢之末袁紹跨有青冀幽并四州曹操晚得兗州終能滅袁平并破壺關上黨之險收河東安邑之衆紹以所守非人而敗操以知人善任承其後也河東未定以杜畿爲太守而衛固范先束手禽戮并州初平以梁習爲刺史而邊靖肅清豈以得險而遂爲安哉昔人言若使關山能限敵赤眉何以到吾鄉亦同此意然曹以詐力定海內日夜窺伺神器而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非智力謀慮所可爲如唐太宗元武門稱兵而武后已生於并州此天理所以常存也

黃初初以賈逵爲魏郡太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世爲河東著姓逵兒時戲弄常設部伍祖習異之口授兵法數篇言爲諸生好春秋左傳以郡吏爲絳邑長堅守河東力盡爲賊所俘挺然直志顏詞不屈吏民呼救得免魏武擊馬超以逵領宏農太守召與計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至是魏武卒鄢陵侯彰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宜問也文帝卽王位月餘遷守魏郡嗣遷豫州刺史逵到官數月考竟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舉奏免之上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以豫爲法豫南與吳接逵明斥堠繕甲兵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邊鄙汝造新陂又斷山澗長谿水造小戈陽陂通運渠二百餘里名賈侯渠黃初中征吳破呂範於洞浦又開直道以圖東關屢敗吳軍太和二年督諸軍直向東關至五將山而曹休出皖求深入又令逵東與休合進逵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聞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

諸將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安危之機不及終曰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出其不意而進先奪其心賊見吾兵至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難制乃兼道疾進多設旗鼓爲疑兵吳軍遂退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黃初中嘗沮逵假節至是微逵休軍幾不救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逵逵終無言時人尤多之卒年五十五謚曰肅按曹休以私憤誤公初則亂其謀至兵敗得逵之力復振而猶欲以後期罪逵小人無良不惟忘國家之安危併己之利害亦忘之不以公義爲急而蔽於私也習鑿齒言人有嫌忌而爭勝負者卽能勝人已亦無利今忘其私忿而急彼之憂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於明君惠施於百姓身登於君子之堂義愧於敵人之心濟彼危難以成我之勝不計夙憾以服彼之心義成而利宏斯謂善爭逵忠勲昭著吏民追思而祠祀之明帝入祠愴然於碑像而詔示之少帝復親臨修治義通於人心徹於上下傳於無窮常勝之道也若休所爲必敗之道也

魏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劉歆謂上陽施而不下通下陰施而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劉向曰冰者陰之盛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按天地間萬物由氣以成形由水以化生天氣也地質也陽在上而氣行陰在下而水潤陽無形而陰有迹天一生水水由氣生氣自下上升爲雨氣之化也水自高下降成冰陰所結也木爲少陽陰伏而不升故脅木凝寒而質著於地氣零而水結矣水流而氣消矣原始反終天地之道也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八

三國志華陀傳陀字元化沛國譙人也常時往來晉中晉人崇奉之陀兼通數經舉孝廉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語其節度舍去痛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不過七八壯病亦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到某許若病者言已到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剝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洗滌縫腹膏摩

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卽平復矣世咸稱爲神其後剝割之法不傳針灸真傳亦失醫家隨病合藥未能神明其用故世有不服藥爲中醫之說而修養之道則在於人陀嘗語其徒曰人體須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食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不朽是也李東垣亦祖是說以胃受水穀脾氣運動而後腐熟水穀化生血氣故人獲脾胃壯而病不作脾胃屬土土動則生眼眶屬脾開眼則睚動睚動則脾應之而亦動四肢屬脾寤則四肢動而脾應之脾胃相資當以運動爲功用故服勞爲養生之要義朱丹溪以腎水爲主腎水足則血氣盛而病不生血氣之用多寓於視聽經曰心爲血主而肝則藏之肺爲氣主而腎則納之肝竅目也腎竅耳也目之司視血爲之用耳之司聽氣爲之用周章萬變皆本於耳目人之氣血盛則視聽易用男子八八六十四歲女子七七四十九歲氣血旣衰耳目之聰明減矣養之於少壯省耳目之好息之於旣衰絕耳目之欲慎耳目所以養腎水也李主脾胃屬動朱

主腎水屬靜動靜交養氣血勝而脾胃壯卽華元化之證治也若本體失養而聽命於醫醫如人何哉

蜀漢建興中魏司隸崔林上考課法林河東人初魏主叡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尙書盧毓曰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咬也毓對曰名不足致異人而可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但當有以驗其後耳今考績以毀譽爲進退虛實相蒙非法也叡納其言詔劉劭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下百官議至是林議言周官考課其文備矣康王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十

而下遂以陵夷蓋法存乎其人也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若大臣任職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黃門侍郎杜恕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費伊呂之輔矣今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法之善者司馬公言唐虞之官位久而受任專立法寬而責成遠非若京房劉劭校米鹽之課責效旦夕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矣

魏黃初中移雁門郡南度勾注置廣武縣率招爲雁門太守鮮卑步度根泄歸泥等將部落三萬附塞招又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陘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時雁門郡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遠汲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源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皇輿全覽廣武故城在代州西十五里漢屬太原郡爲都尉治史記正義廣武故縣在勾注山南

魏黃初三年冬十月表首陽山東爲壽陵作終制務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十一

從儉薄不藏金玉一用瓦器制云堯舜禹葬市廛不變農不易畝壽陵因山爲禮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骨無痛癢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邱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魯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忠臣孝子所以安定君親使魂靈萬

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六年葬首陽陵自殯及
葬皆以終制從事史稱文帝好文學以著述爲務嘗
言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
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又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
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鮮矣陳壽稱其博聞強識才
藝兼該若加以曠大之度公平之誠克廣德心則近
於道良有以也

建興中魏牽招守雁門教民戰陣復郡中烏桓五百
餘家租調使爲偵候鮮卑來犯輒破之又構其大人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十一

步度根泄歸泥等令與軻比能爲隙建興四年招牽
泄歸泥擊比能於雲中故郡敗之時比能已入居代
郡矣

魏黃初間復置并州改太原郡爲太原國自陘嶺以
北並棄之以勾注爲塞至晉因而不改郡縣志陘嶺
卽勾注上有石銘題冀州北界嶺上東西有通道卽
鉞陘也

帝禪建興二年魏黃初五年也夏四月魏初立大學
置博士依漢制設五經課試之法其法始於漢武帝

平帝時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內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東都五經立十四博士皆以家法教授古文尙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順帝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初平以來學道廢壞漢制不復至是始立太學置博士依法課試人知嚮學

漢建興三年魏黃初六年也步度根將其衆萬餘落入塞保太原雁門詣闕貢獻一心守邊不爲寇害初鮮卑軻比能誘步度根兄挾羅韓殺之羅韓之子泄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三

歸泥及部衆悉屬比能步度根由是怨軻比能使人招呼泄歸泥曰汝父爲比能所殺不念報仇反屬怨家不如還我我與汝骨肉至親豈與仇等歸泥遂將其部落逃歸比能追之不及遂更相攻擊步度根部衆稍弱始以其衆入塞保邊而軻比能衆遂彊盛出擊東部素利護烏桓校尉田豫乘虛持其後軻比能使別帥瑣奴拒豫豫擊破之軻比能由是攜貳數爲邊寇苦害并邊并州太守梁昔擊之大敗其衆并北

稍安

建興三年魏太和四年也吳主與漢人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漢其司州之士以函谷間爲界初吳主以並尊二帝之議往告於漢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當更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尙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今議者咸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十四

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按自曹操引五部入內地民之思漢久亮之北出也天水南安安定皆應亮西北之人矯首嚮風然懸師北出而南來有擣虛之患蒐兵東趨而許洛有西土之憂惟吳足以制其敝而防其患故亮亟亟於是也三分之局定順之則安逆之則危其所

籌於彼已之情形者已熟也

魏太和四年司徒董昭上疏略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深疾虛僞竊見方今年少合黨連羣互相褒歎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作爲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耶但慮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人何患其不已知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甚哉言之誕肆也夫互爲羽翼而惟恐羅之不博則不復有人道矣俗情好諛而以諛柔服調順則不啻吞之以藥矣不以孝悌清修爲事而惟趨勢遊利以毀譽爲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十五

弋獵之具而愚人以術不復問本心之明敗俗傷化濁亂治典疏上帝乃令郎吏學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罷退之按士人一時之趨尙關係數世之安危其氣習使然也然其爲之有漸而壞於幽微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然猶不敢顯然自叛於名教至結黨營私顛倒賞罰甚至吞之以藥出於士人之口此市井愚人之故智而衣冠恬然安之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風俗益不可問矣

後漢帝建興五年魏太和六年也將軍郝昭鎮守河西昭字伯道太原人爲人雄壯鎮河西四十餘年民夷畏服魏使昭築陳倉城諸葛亮至圍攻之不能拔亮使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之詳太原人素識昭昭於樓上應詳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告亮亮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爲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時昭兵纔千餘人亮有衆數萬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去

乃進攻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火燃梯上人皆燒死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外用土瓦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又爲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急攻二十餘日救至始引退及還帝慰勞顧謂中書令孫資曰卿鄉里乃有爾曹快人爲將耶資太原人字彥龍幼孤長於兄嫂會兄爲鄉人所害資手刃報仇乃挈家避地河東尋爲本郡所命辭不就友人河東賈逵勸之行始往應

之到署功曹計舉吏尚書令荀爽見資歎曰北州承
喪亂已久謂其賢智零落今乃復見孫計君乎表畱
以爲尚書郎辭以家難復還河東黃初初擢給事中
賜爵關中侯專掌機密明帝卽位加散騎常侍進樂
陽亭侯前後掌機密三十餘年北州雅重鄉里故兩
軍引以爲重也是時北州爲鮮卑烏桓所擾塞下人
民離散定襄雲中五原朔方等郡皆爲荒郡荀爽謂
北州喪亂賢智零落蓋以此也

漢建興九年五月丞相亮敗魏司馬懿於鹵城初懿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七

斂軍依險兵不得交賈詡魏平數請戰曰公畏蜀如
虎奈天下笑何懿乃使張郃攻南圍自按中道向亮
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
軍懿遣郃追之至木門與亮戰中飛矢卒亮屢出師
蔣琬運糧無置亮每言琬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
業至攻祁山命李平主督運平恐糧運不繼呼亮東
還亮旣退軍又稱糧足表言軍僞退以誘賊亮出其
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亮悉表其過惡免官治
罪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爲吾說正方腹中有

鱗甲吾謂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也

建興十二年丞相亮伐魏初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用木爲之以機行止運米積斜谷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至是悉衆十萬由斜谷發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通鑑輯覽木牛流馬詳見諸葛氏集杜佑通典備載之山西通志明時興縣孝廉康敬依法造製能走數步而不能長行機法尙未盡得也

魏黃初中母邱興爲武威太守興河東聞喜人守武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六

威伐叛柔服開通河右及討鹵有功雍州刺史張旣表曰河右遐遠喪亂彌久武威當諸郡道路喉轄之要民夷雜處數有兵難母邱興到官內撫吏民外懷羌衆卒使柔附爲官效用黃華張進初圖逆亂扇動左右興志氣忠烈臨難不顧爲將校民夷陳說禍福言則涕泣於時男女萬口咸懷感激形毀髮亂誓心致命尋率精兵蹶脅張掖太守杜通張睦張掖番和驪靛二縣吏民皆棄惡詣興興皆安卹使盡力田興每所歷盡竭心力誠國之良吏於是加封興高陽鄉

侯入爲將作大匠卒子儉字仲恭襲父爵爲平原侯
文學明帝初爲尚書郎遷羽林監以東宮之舊甚見
親待青龍中以儉有幹策徙幽州刺史遼西護雷等
率衆五千降公孫淵儉拒戰不利明年偕太尉司馬
懿討淵以功進安邑侯正始中督步騎萬人出元菟
討句驪王宮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
梁口連破走六年復征宮奔買溝儉遣王頎追過沃
沮千餘里刻石紀功刊九都之山銘不耐之城穿山
漑灌民田民賴其利累遷鎮東都督揚州吳諸葛恪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九

圍合肥新城儉與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禦之恪還
初儉與欽情好欽洽欽亦投心無貳正元二年協謀
罪狀大將軍司馬師移諸郡國舉兵儉欽自將五六
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爲游兵至樂嘉子
儉分爲二隊攻師軍師軍中警擾欽後期不應會明
儉退欽亦引還儉軍傳欽戰敗衆潰至慎縣儉與弟
秀藏草中安風津都尉張屬射殺儉秀重走入吳儉
子甸爲治書侍御史初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今
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儉然之甸知儉謀將發私

出將家屬走靈山師別將下靈山旬遇害

郭淮列傳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父緄雁門太守建安中舉孝廉除平原府丞累官至雍州刺史討安定羌大帥辟跣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推問其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知欵曲訊問周至咸稱賢明太和二年漢相諸葛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祥屯列柳城淮攻祥營破之又破隴西各羌唐號於枹罕加建威將軍五年漢出鹵城時隴右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淮撫循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三

食用足青龍二年亮出斜谷田蘭坑時司馬懿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言於懿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實欲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正始元年漢將姜維出隴西淮進軍至彊中維退遂討羌迷當等撫柔氐三千餘落徙實關中隴西諸羌相結攻圍城邑南招漢兵涼州治無戴復應之淮進軍狄

道斬羌餓何燒戈降者萬餘落遮塞等屯河關白土
故城據河拒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土城
擊大破之治無戴圍武威與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
嘉平二年詔曰昔漢川之役幾至傾覆淮臨危濟難
功書王府在關右三十餘年外征寇虜內綏民夷比
歲以來摧破廖化禽虜旬安功績顯著今以淮爲車
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曲侯邑正
元二年卒追贈大將軍諡曰貞

蜀建興十二年丞相亮進軍渭南分兵屯田耕者雜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三

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戰
懿不出乃遣以巾幗婦人之服遣使者至懿軍懿問
其寢食及事之繁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
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
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繁其能久乎八月丞相武鄉侯
諸葛亮卒於軍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懿懿
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于
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爲之諺曰死諸
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

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在漢中府沔縣定軍山下其陳聚細石爲之各六十四聚別有二十四聚作兩層每層各十二聚至是懿案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按武侯爲治有儒者氣象其忠義之行節制之兵雜耕涓濱而居民無所苦東坡謂爲三代之佐王者之師皆根抵於學問故經天緯地一時之英而其自喻乃惟在謹慎二字史稱亮爲相國撫安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

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刑政雖峻用心平而勸戒明故廖立李平奪其職而猶思其恩此謹慎之實也而尤慎於討賊陳壽言亮用兵不戢以後無有能馳騁中原者原其心也故進軍斜谷分兵屯田不復爲退歸之計亦以時不再來深入客地雜耕積穀聲勢震薄而意思安閑司馬仲達懼不敢動甘受巾幗之辱惟以亮食少爲幸固不待兵刃之交而懿已披靡矣至亮亡

而後知漢室之決不興也向使亮在一戰勝敵長安以東破竹而下非必無之事至此而後可以歸之於天然其志在必勝不忍坐而待亡蓋慎於所事然也王伯厚謂君子小人之夭壽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諸葛孔明止五十四法孝直纔四十五龐士元僅三十六而年過七十者乃奉表乞降之譙周也天果厭漢德哉

胡致堂曰人生於世饑食渴飲冬裘夏葛室屋可蔽風雨而已而必爲爭奪不饜者俗尚奢靡流而不返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三

遂生誇奪之心若思以轉移風俗必自有位故范宣子讓則其下皆讓城中大袖則四方全帛在上者無欲心則下自化而從儉孔明身都將相手握強兵專制一隅勢通四海亦何求不得全蜀之富皆可充物其家而三十年間止有桑八百株田十五頃以爲子弟衣食之奉不別治生增長尺寸逮其死也內無餘帛外無贏財其靈臺湛然不累於物如此賢哉遠矣亦何愧於伊尹周公耶夫勢力可以專利而不奪利則利之所覃者廣而受惠者多復以法制行之則可

使人均被其澤亮旣死蜀人久而歌思猶甘棠之思
召公此其效也若乃據權怙勢盡利以遺民王莽梁
冀李林甫楊國忠元載之徒皆是也利之所聚者廣
而受害者衆復以刑辟取之則雖銅山金埒亦有餓
隸之患故莽冀等旣誅或斥賣家財免民租稅而百
姓提挈切食若此其效也故君子喻於義而不肯爲
者惡其事之如彼其汙而畏其效之如此其酷也有
志於建功立事以武侯爲矜式其庶幾乎

後主延熙十二年魏以冀州刺史孫禮復守并州初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二四

禮以清河平原爭界不決辨詞剛直曹爽不適移守
并州禮往見司馬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
少耶恚理分界失分乎禮曰禮雖不德豈以是爲意
本爲明公匡輔魏室以報明帝之託今社稷將危天
下洵洵此所以不悅也因涕泗橫流懿曰且止忍不
可忍爽所親李勝出刺荊州過辭懿懿令兩婢侍持
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流沾胸
聲氣纔屬言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并州近胡好爲之
備且以子師昭爲托勝曰還忝本州非并州也懿復

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
意荒不解君言今爲本州好建功勳勝退告曹爽曰
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故爽等不復
設備於是懿與師昭謀矯太后令以爽與所親謀逆
收爽及爽弟羲訓彥並用事之何晏鄧颺李勝等付
廷尉考實俱夷滅晏性喜修飾粉白不去手行步顧
影尤好老莊書與夏侯元荀粲王弼之徒競爲清談
祖尙虛無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
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颺自詡三公可至管輅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語以非禮不履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老生者見
不生常談者見不談輅舅聞之責其言太切輅曰與
死人語何所畏耶舅怒以爲狂及何鄧敗輅舅謂輅
曰爾前何以知之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
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
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形如槁木此爲鬼幽二者皆
非遐福之象後如其言

後主延熙十四年魏分匈奴爲二國初南匈奴自謂
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魏太祖畱單于呼厨

泉於鄴分其衆爲五部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爲左部帥部族最強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此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宜加其子一號使居雁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之集覽去卑左賢王名其後大夏赫連氏卽其裔也使居民表居羌胡於編民之外也

蜀漢建興十年魏青龍元年也鮮卑軻比能誘保塞鮮卑步度根與深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陜北并州刺史畢軌表出兵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爲比能所誘非實有二心軍出則驚合爲一矣軌軍慎勿越塞過勾注也時集塞下荒地置新興郡自陘嶺以北並棄之以勾注爲塞故爲此言比詔書到軌已進屯陰館遣將蘇尙董弼先出塞而比能果遣子迎度根與尙弼相遇戰於樓煩二將敗沒步度根遂與泄歸泥部落皆叛出塞是時軻比

能子已進陽方口然而不南入者魏兵強也步度根與軻比能寇鈔并州帝遣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軻比能乃走幕北泄歸泥叛比能將其部落來降拜歸義王居并州如故步度根尋爲軻比能所殺已而王雄使人刺殺軻比能種落離散邊陲遂安一統志勾注一名西陁又名西隄自漢中平以後陁北之地皆爲荒外魏晉時並以勾注爲塞

水經注魏黃初二年西河恭王司馬子盛廟碑文云西河舊處山林漢末擾攘百姓失所魏興更開疆宇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三七

分割太原四縣以爲邦邑其郡帶山側塞矣王以咸寧四年改命爵土其年十二月離石令宗羣等二百三十四人勒碑述勲德碑北廟基尚存通志西河故郡治茲氏城今汾陽縣黃初二年下疑有衍文

魏明帝青龍四年詔公卿舉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馬懿以兖州刺史太原王昶應選昶生長太原爲人謹厚名其兒子曰默曰沉名其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而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

落松柏之茂隆冬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勝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基也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以聖人之德猶尙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人或毀也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延熙二年魏正始八年也夏五月分河東之汾北十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三

縣爲平陽郡郡東連上黨西界黃河南通汴洛北阻晉陽宰孔所云景霍以爲城汾河涑澮以爲淵子犯所云表裏山河者也秦漢以降河東多事平陽常爲戰地魏分汾北十縣置郡於此襟帶河汾翼蔽關洛推爲雄勝杜畿云平陽披山帶河天下要地是也柳宗元曰晉之故封大行倚之首陽起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爲關中之肘腋河南之背肩故城在臨汾縣西南堯都於此春秋趙朝爲平陽大夫卽其處府城東北二十里白馬城魏刑白馬而築之者城東三十

七里高梁城在高梁都程黃里卽叔向邑春秋齊伐晉及高梁而還者也縣西南武遂城秦拔宜陽涉河城武遂是也府城西南二十里劉淵城淵築此爲郿者縣西北四十里西平城劉聰以其子驥爲征西將軍築平西城居之者也水經注平水在平陽故縣西南東逕狐谷亭北又東逕平陽城南東入汾臨汾縣志平水自平山麓平地湧出東流至縣西五里爲平湖郡城在平山之陽故以爲名

延熙十年魏嘉平二年也雁門新興二郡兵變初陳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三

泰請并州并力討諸葛恪兵未集而二郡以爲將遠役遂驚反是時并北大擾收合散亡聚之新興等郡宜不足恃也

後帝景耀三年追諡故前將軍關某曰壯穆侯嘗考博羅張萱辨曰季漢諡帝以壯穆侯陳壽易穆爲繆謂名與實爽曰繆失其義矣余閱志趙翊軍之諡順平也張新亭之諡桓也馬西平之諡威也黃漢升之諡剛也諸公皆出帝下者皆得美諡侯之忠勇蜀之朝野誰不傾心禪雖昏庸豈昧於侯當議諡時景耀

三年也姜伯約輩豈皆有憾於侯而加以不美之謚考之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禮記大傳以序昭繆古本作穆左傳穆多作繆是穆繆古文皆通謚帝以此亦猶秦穆魯穆或作繆耳布德執義中情見貌孰有過於帝而以穆爲繆戾之繆橫生訾議甚矣壽之闇於謚也公之威靈所被至於窮荒遠裔下及婦稚皆知尊其名畏其威懷其烈孰使之然哉方孝孺寧海廟記略天地之妙萬物者神也神之爲之者氣也得其靈奇盛著則爲偉人當其生時揮霍宇宙

頓挫萬類叱電噫氣雄視舉世故發爲忠義之業巍巍赫赫與日月並明與陰陽同用不幸其施未竟抑鬱以沒其炳朗明爽不與衆俱泯則復爲神明無所不之固其理也唐順之常州關帝廟記云嘉靖三十四年倭寇繼亂東南天子命出師討之師駐嘉興軍中若見關帝靈響助我師者已而師大捷明年倭寇復亂師再舉過常州軍中復見帝靈響如嘉興未幾渠魁徐海等復就擒乃請於朝立廟常州帝之廟盛於北而江南諸郡廟帝自今始王世貞太倉州關帝

廟記略云故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帝祠廟遍天下幾與學宮浮屠埒其在吾州太倉者無慮十數而城西之巽隅最著自癸丑甲寅春島寇內訌擗髡我郭郭而睥睨之間若有攝其魄而祛之者諸將吏人士虔飭廟貌而病皆瘳前逼狹逕不稱於是闢展宏寬殿宇巍煥而颺言曰帝之孤忠亮節夫人能言之帝之殁威靈著於遠邇卹大灾捍大患與祀典昭合夫人能頌之仰之獨帝之神所以久且大者弗盡知也今夫吳相胥城陽景王漢朱虛侯劉章至俠烈也吳興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三

憤王西楚項羽至伉猛也伏臘剖醢之所覘巫之所揚詡世史之所載記何斑斑赫赫也然不數百年而漸銷淪無遺響者激生一念之發氣用於一時非精誠爲之也傳不云乎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而高明以麥城之役帝穆然而就冥若無聞者垂五百年而始爲開皇一顯於玉泉之刹而尙泯泯也又垂五百年而爲崇寧再顯於重尤之戰而後著自是而又垂五百年帝若以一身化億兆身而應天下天下以億兆心爲一心而趣帝其

卹捍之靈與供奉之虔略相當蓋上而侯王君帝下而紅女嬰孺近而都掖遠而魑結侏儻之鄉無不心儀帝者帝之所以久而大則誠也無論其英武卽所謂孤忠亮節皆誠爲之也誠可以貫金石耀三光終始萬物又何疑焉按三公記載皆能道其源流余惟侯之精忠亮節事業未顯於當時陳壽之志猶有微詞千五百年而祠廟徧天下天爲之發其光也浩氣塞天地靈爽在人心天地亦氣之彌淪而侯得其正至於終古不沒者一氣之流行也陳壽何足語此侯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三

子興字安國少有令聞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尙公主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興庶子彝續封

漢時周將軍倉遇侯於臥牛山倉平陽平陸人有武勇板劬虬髯儀容甚偉初爲張寶將自恨事非其主比遇侯於山翻然曰匹夫失所依今遇將軍如披雲霧而見青天願步隨雖千里不辭也遂相從當樊城之役漢水暴溢魏將龐德乘小舟欲還營倉深知水性驅大筏而來衝翻小舟生擒德上筏其驍健如此

後守麥城忠勇益厲聞侯遇害遂死之按自建安以來曹操爲冀州牧竊權擅國司馬氏與之同力三晉之士有名稱而仕於魏者雁門之張文遠河東之徐公明以至裴潛溫恢王卓諸人皆能以智勇爲其爪牙而或因梓里而圖存或感知遇而効命皆未能卓然於名義而得正所歸關壯穆於吳芻胥漸之時獨持春秋一書伸大義於天下此卽尼父知我罪我之深衷接心傳於數十年之後如合符契萬古綱常由以不墜者也與張遼書云魯仲連東海之匹夫爲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十一

齊下士然且恥不帝秦職爲通侯列漢元宰獨可使負漢耶其心明如日月浩氣充塞故久而益發其光而倉以平陸鄉民自得所歸至死不渝其節壯繆忠漢而將軍忠主其亦人傑也哉

魏明帝初秦朗爲驍騎將軍朗字元明新興人青龍元年將兵討步度根寇走漠北十月步度根部落戴胡阿狼泥等詣并州降朗引軍還遷給事中步度根檀石槐之後也初効順入塞保邊軻比能誘之以叛青龍三年幽州刺史王雄使人刺殺軻比能種落離

散邊陲遂安

蜀漢景耀四年鮮卑索頭貢質於魏索頭鮮卑別部
姓拓拔氏黃帝子昌意之苗裔北史黃帝以土德王
北俗謂土爲拓后爲拔故以爲氏索頭世居北荒至
可汗毛始彊大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七至可汗推
寅南遷大澤數傳至可汗鄰分統部衆爲十族鄰老
以位授其子詰汾詰汾死力微立是爲後魏始祖神
元帝徙居定襄之盛樂部衆浸盛諸部畏服之至是
始遣其子沙漠貢於魏因畱爲質此拓拔見於中國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三

之始時力微年已一百四歲沙漠汗以親老歸國衛
瓘密賂諸部大人譖而殺之力微死子悉祿立三傳
至祿官分國爲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祿官
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陂之北使兄子猗屯統之一
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使猗屯弟猗盧統之已而猗屯
度漠北巡因略諸國降附者三十餘國晉人多往依
之此拓拔強盛入中國之由也集覽注濡水卽今灤
河自獨石口外發源東北流與熱河會又東入遵化
界至樂亭縣入海參合陂在陽高縣東北邊牆外盛

樂故定襄郡治故城在今歸化城南

漢後主景耀五年魏司馬昭殺中散大夫嵇康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尙奇任俠與阮籍籍兄子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尙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鍾會聞康名造之康箕踞而鍛不爲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濤爲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之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兄翼誣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三十四

安不孝康爲證其不然會因譖康嘗欲助母邱儉與安皆有盛名于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隱者孫登嘗語康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按詩譏相鼠禮嚴跬步未有放蕩於禮法之外玩世而能自全者况復以誹謗行之難已管寧之居魏也名行高潔而因事導人于善初望之邈然若不可及卽之熙熙和易人皆化服年登上壽及其卒也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嘆陳太邱上封事輒削其草以拱默自晦上下各得賢人君

子處末世而能自立者皆然也寧必以放蕩爲高哉
曹魏時令狐邵爲宏農太守邵太原人出守宏農所
在清潔時郡不知經學乃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者
遣令詣河東樂詳受學由是宏農學業轉興子愚白
衣時尚有高志衆謂必與令狐氏族邵獨以愚性侷
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甚不平及愚仕進有
名稱從容謂邵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爲不繼今竟云
何邵熟視不答私謂妻曰公治性度猶是也不知我
當坐之否邪必逮汝曹矣愚祁人王凌之甥凌遷司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三五

空進太尉假節鉞愚以才能爲兗州刺史凌愚密協
計以楚王彪有智勇欲近都許昌會愚病卒凌謀滋
甚遣楊宏告兗守黃華華及宏白司馬懿懿軍掩至
百尺凌面縛水次飲藥死凌愚家並及於難時邵已
歿十餘年前言果驗

魏武時衛凱爲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凱字伯儒河
東安邑人少夙成以才學稱辟司空掾屬除尙書郎
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至長安不得進遂畱鎮關中
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爲部曲凱書與荀

或曰關中膏腴之地荒亂民徙頃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無以自業若皆引爲部曲兵強有後憂鹽國之大寶也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必日夜競還使司隸校尉畱治關中以爲主則諸將曰削官民曰盛此疆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魏武從之凱屢建大議魏武益重之至是典制度文帝卽位徙漢侍郎撰文誥明帝初進闕鄉侯時百姓凋敝役務方殷凱上書言遺民困苦千里無煙若不善畱意將遂凋敝不可復振武帝時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三

後官食不過一內衣不用錦繡茵褥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今宜計校府庫量入爲出深思勾踐滋民之術猶恐不及而尙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有求於雲表之露猶尙見非今無求於露仍設露盤無益而糜費聖慮所宜裁制也其獻忠言率如此凱受詔典著作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卒諡曰敬子攅嗣

正元中母邱儉討司馬師兵敗遇害子甸及家屬同

時並被害於靈山儉初起兵遣子宗四人入吳及吳平宗兄弟皆還宗字子仁有儉風至零陵太守宗子奧巴東監軍益州刺史儉河東聞喜人

魏明帝大和初王昶爲兖州刺史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少與同郡王凌俱知名昶兄事凌爲魏世子文學後爲洛陽典農斫開荒萊墾田特多遷刺兗州至是加將軍賜爵昶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七

其意著書戒之魏嘉平初奏陳治略五事又奏乘豐制吳蜀白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守州泰襲巫秭歸房陵荊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詣江陵兩岸引竹組爲橋渡水擊之敵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昶使積弩同時俱發吳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昶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敵望見以喜之取所獲鎧馬甲首馳還城以怒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許茂旻振旅而還遷昶征

南大將軍諸葛誕反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績金熙使不得東援誕敗詔曰昔孫贖佐趙直奏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勢也增邑千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露四年卒追謚曰穆子渾嗣

王渾字元沖太原晉陽人昶子襲昶爵京陵侯晉初爲徐州刺史歲饑開倉振贍百姓賴之泰始中轉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豫與吳接境屢擊破吳軍伐吳之役王濬破石頭渾後至與濬爭功初渾出橫江攻吳鎮戍所向皆克吳人於江積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五

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王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鎔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碍進克西陵自武昌順流而下威勢甚盛吳人大懼望旗迎降舟師過三山渾遣信要濬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濬入建業之明日渾始濟江以濬不待已至先受降意甚愧忿將攻濬何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

事得解渾與濬爭功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渾子濟尚常山公主宗黨強盛有司奏請檻車徵濬帝弗許時人皆以濬功大被誣秦秀等上書訟濬之屈始遷濬鎮軍大將軍按天下惟爭之一字最足壞人心術驕氣乘之也爭與讓反爭則不讓而美先盡讓則無待於爭而美在中濬之抑於渾也范通舉簡生所以屈廉頗者謂濬之功則美而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而歸功於聖主之德羣帥之力渾聞之有愧心矣此所謂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三

無待于爭而美在中也而濬終不能遣諸胷中抑猶福也然渾以軍國之重關土開疆之大而斤斤較量先後恃其宗黨之盛欲問罪於功蓋天下之元勳不待秦秀訟之而知其驕已甚也雖有秣陵壽陽之績不足爲美矣他日劉元海入居離石江統策惠皇憂并州諸部而渾虛襟友之曲爲庇護濟亦往拜其門深相結納引重梓里而無深沉遠大之器識以是任庫國大事宗社之謀不敵其虛憍之氣也

王沈字處道太原晉陽人少孤養於從叔司徒昶事

昶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魏正元
中爲侍中典著作與荀顛阮籍共撰魏書尋遷尙書
出監豫州諸軍事至鎮深尋善政按賈逵以來法制
禁令諸所施行擇善者從之教將吏子弟敦學九郡
士咸悅道教俗爲一變沈以才望名顯當世創業之
事羊祜荀勗裴秀賈充等皆與諮謀焉泰始二年卒
謚曰元沈素清儉不置產業前以功封郡公辭不受
咸寧中復封爲郡公

魏咸熙初衛瓘以廷尉持節監鄧艾鍾會軍事瓘字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三

伯玉河東安邑人凱子年十歲喪父至孝過人性真
靜有名理學問深博襲父爵閭鄉侯累轉中書郎甚
爲傅嘏所重謂之甯武子至是伐蜀爲監軍蜀平詔
檻車徵艾瓘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
餘一無所問平旦瓘乘使者車徑入艾臥內執其父
子置之檻車會至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旣就
擒遂決意謀反初姜維知會有異志欲構成擾亂以
圖克復乃說會因艾承制專事與瓘密謀白艾有反
狀及詔收艾遂圖反使姜維爲前驅自隨其後維欲

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會因悉
召諸將稱太后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更使親信代
領諸軍所召羣官悉閉諸曹屋中瓘詐稱疾篤出就
外廨會信之無所復懼及暮瓘檄告諸軍旦共攻會
及維殺之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爲變遣兵至綿
竹夜襲殺艾父子於三造亭朝議封瓘讓不受咸寧
中拜尙書令加侍中性嚴正以法御下太康初遷司
空爲政清簡甚得朝野譽勅子宣尙繁昌公主時朝
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爲嗣瓘每欲啟而不敢會侍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四

宴凌雲臺瓘陽醉跪晉主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
撫牀曰此座可惜晉主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遂
悉召東宮官宴密封尙書疑事令太子決賈妃大懼
倩外人代對多引古義給事張浚曰太子不學陛下
所知不如直以意對浚卽具草令太子自寫晉主省
之甚悅先以示瓘瓘大蹶踏衆乃知瓘嘗有言也賈
充密遣人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我家及楊駿誅瓘
輔政或譖瓘謀廢立賈妃使帝詔楚王瑋收瓘輒殺
瓘及子孫九人後追瓘伐蜀勲封蘭陵公諡曰成

魏景初二年二月帝遣都督監運諫議大夫寇茲帥
五千人歲脩治砥柱平河咀砥柱在平陸縣東五十
里大河自蒲津來折而南砥柱正當轉曲之間在三
門之陽其形如柱植立中河昔禹治水山陵當水者
鑿之故破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
柱然故曰砥柱也自砥柱以下五戶以上其間一百
二十里河水竦石築出勢連襄陸其山雖闢尚梗湍
流激石雲洄環波怒溢合有一十九灘水流迅急勢
同三峽破害舟船自漢以來疏治石沒水中不能復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四

出至是加修以通舟楫按三門之勢險於三峽唐宋
時通運於此人漕沒溺於水者不可勝紀矣雖屬鑿
治而石仍棄入水中激湍更甚金源氏修禹廟旁及
三門新開河東口涉水上山有龍神祠祠簷下二石
狀如碑蓋金興定年修禹廟因及於此碑記其事也
自大禹鑿山通河始有砥柱之稱三門之南有孤峯
突起峯頂平闊禹廟在焉三門植立河中時暴雨河
漲是柱頗偏西岸蓋冬後則東流倒於西岸而是柱
正當中爾

晉地理志太原國晉陽陽曲榆次于離孟狼孟陽邑
大陵祁平陶京陵中都鄔上黨郡屯雷壺關長子汶
氏高柳銅鞮涅襄垣武鄉平陽郡楊端氏永安蒲子
狐讎襄陵絳邑濩澤臨汾北屈皮氏河東郡安邑聞
喜垣汾陽大陽猗氏解蒲坂河北西河國離石隰城
中陽介休樂平郡沾上艾壽陽轅陽樂平雁門郡廣
武崞涅陶平城稜人繁峙原平馬邑代郡廣昌平舒
富城新興郡九原定襄雲中廣牧晉昌考晉載記晉
郡無樓煩漢末陜北人民流徙僑置九原縣於靜樂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望

界內當省樓煩入九原也漢魏春秋曹操集塞下荒
郡之地置一縣領其民合爲新興郡惠帝時并州之
地盡爲劉元海所有劉曜都長安平陽以東入石勒
爲後趙地冉閔滅之地入於魏尋屬前燕符堅於河
東郡置并州地入於秦後符堅僭號晉陽尋爲慕容
永所并慕容垂破走永取晉陽地入於後燕魏道武
克并州有其地復爲太原郡

泰始二年晉禁星氣讖緯之學自光武宣布圖讖東
漢圖讖之習盛曲學煽惑人心有關世道至是禁之

紫陽以武帝知所取舍大書以予之

晉武帝泰始七年匈奴帥右賢王猛叛出塞還寇并州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警報告急時朝廷皆以杜預明於籌略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闔會并州刺史劉欽將兵擊破匈奴監軍何楨潛以利誘其左部帥李恪恪殺猛以降預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皆切於事情預幽州刺史恕子河東太守畿孫也史稱畿守河東治政爲天下最預觀其方略明於興廢之道杜氏仕於晉魏守其家傳流澤遠矣晉書杜預列傳預平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望

吳功第一民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以功封當陽侯子耽爲亭侯榮寵及於再世其來有自立功後從容無事乃沈思經籍爲春秋左傳集解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春秋會盟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邱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左傳亦孤行預嘗對武帝曰臣有左傳癖不虛矣

泰始九年晉主詔選公卿以下女備六宮有蔽匿者

以不敬論采擇未畢權禁天下嫁娶又取良家女及小將吏女五千餘人入官選之母子號泣於宮中聲聞於外

泰始十年山濤典選甄拔人物奏之時稱山公啟事濤奏郭奕高簡有雅量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也少有重名初爲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奕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魏咸熙中爲相國主簿武帝踐阼以奕爲中庶子咸寧初進雍州刺史鷹揚將軍假赤幢蓋曲鼓吹奕有寡姊隨奕之晉乘蒐略卷之十一

四

官姊僮僕多有姦犯爲人所糾奕省按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遂遣不問奕有重名當世朝臣皆出其下帝時委任楊駿奕表駿器小不可任以社稷不聽後果誅大康八年卒謚曰簡

咸寧五年十二月晉馬隆破鮮卑秃髮樹機能斬之初胡烈討鮮卑樹機能戰死至是入寇陷涼州晉主臨朝而嘆曰誰能爲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晉主許之隆西度溫水樹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

山路陘隘乃作扁箱車爲木屋施於車上隆轉戰而前殺傷甚衆鮮卑大人率萬餘落降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史注樹機能之祖母相掖氏在孕時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秃髮因而氏焉卽南涼秃髮烏孤之五世祖也

晉咸寧五年以匈奴爲左部帥居西河離石劉淵始見於此初漢世以女妻單于南匈奴五部在并州者自謂漢所出冒姓劉氏晉書載記光武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轉至五原今離石左國城單于所徙庭也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四十五

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汾晉之間蕭然十六國春秋於扶羅子左賢王豹卽元海父魏武分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部族最强豹卒淵嗣居左國城幼而雋異博涉經史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輕財好施傾心接物文學武事並皆工絕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賞晉人歸之者衆淵亦引鄉誼深自結納屯畱崔懿之襄陵公師彧等深相結納太原王渾尤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淵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嘗謂同門生上黨朱紀雁門范隆曰吾嘗恥隨陸無武絳

灌無文隨陸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與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泰始後淵爲侍子在洛陽渾屢言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鑒雖由余日禪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孔恂楊珧進曰元海之才今無其比若假以威權平吳之後恐不復北渡也時部帥樹機能陷涼州帝疇咨將帥於上黨李熹對曰陛下若以五部之衆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指曰可梟也孔恂曰淵果梟樹機能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吳

患方深耳帝乃止東萊王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人謂之飛豹與淵友善淵謂彌曰王李以鄉里見知每相稱引適足爲吾患耳因縱酒長嘯歔歔流涕齊王攸聞之言於帝曰劉淵不除并州不能久安王渾曰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任子帝是渾言而不問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

晉太康元年詔罷州郡兵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爲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

人小郡五十人山濤言不宜去州郡武備以示單虛
帝不聽及永寧之後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
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
重矣

武帝太康二年鮮卑慕容涉歸入寇初檀石槐分其
地中東南三部中部大人曰柯最闕居慕容氏爲大
帥晉書載記魏時燕代多冠步搖冠涉歸之祖好之
遂襲冠焉諸部因呼爲步搖其後音訛爲慕容鮮卑
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棘城之北號慕容部至孫涉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七

歸遷遼東之北世附中國至是始叛寇昌黎自漢魏
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
恨殺害長吏漸爲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魏初民
少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
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
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
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近邊地峻四夷出
入之防明先生荒服之制萬世長策也不聽欽西河
人身處其地故言之親切如此

晉志晉作河橋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固請爲之及橋成晉主從至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無所施其巧集覽河橋說文水梁也以舟相比爲梁而渡杜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孟津地名注見漢帝更始二年一統志云河橋在河南府孟津縣晉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難之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卒成之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哭

太康六年以王渾爲尙書左僕射渾太原渾子濟爲侍中嘗坐事免官久之帝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之如何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召濟責讓之旣而曰頗知愧不濟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愧之他人能令親者疎臣不能令親者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集覽漢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文帝卽位長自以最親驕蹇不奉法被廢處蜀不食而死民作謠歌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今王濟援此以喻晉武不能用齊王攸也

晉初李熹爲并州別駕熹字季和上黨銅鞮人少有
高行博學研精與北海管寧以賢良徵不行累辟三
府不就司馬宣王辟爲太傅屬固辭疾郡縣扶輿上
道時毋疾篤乃竊踰涇氏城而徒還遂遭喪論者嘉
其志節至是爲并州別駕嗣景王命爲大將軍從事
中郎熹到引見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
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熹得以禮進退明
公以法見繩熹畏法而至景王甚重之轉司馬尋拜
右長史從攻母邱儉還遷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四九

強禦百寮震肅薦樂安孫璞時稱知人嗣拜冀州刺
史累遷司隸校尉晉初行司徒事副太尉鄭冲奉策
泰始初封祁侯熹上言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
中山王睦故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
濤睦等官陔貶謚詔考竟友濤等勿問而深嘉熹曰
易稱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熹亢志在公當官而行
可謂邦之司直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豈其然乎熹爲二代司隸朝野稱之熹家無儲積親
舊故人分衣共食惠及梓里卒謚曰成

晉初詔河南尹杜預爲黜陟之課預言古者黜陟擬議于心不泥于法末世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魏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于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舊制去密就簡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優多劣少者平叙劣多優少者左遷其有優劣徇情不協公論者當委監司彈之事竟不行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五

晉初設官董解池鹽迨後爲富强所奪鹽利亦耗郡國書曰鹽產於池惟河東爲然蓋四面高阜而地最汙下水之流聚停蓄積久潤而作鹽理則然也但池止四十餘里水多而泛溢氣味自薄雖曰晒風飄鹽終難成故池之四圍築立禁牆池外隨宜各爲渠堰所以防容水也其曠閒灘地遠池東南延袤稍廣所以殺水勢護池且備渠道崩潰頓防水患也積年以來渠堰稍堅水患漸免灘地之低窪者蘆葦盛生高燥者五穀可播是以凡其勢之可得有爲與其力之

可以能行者俱假佃種之名以遂侵占之非雖嘗領之于官司而實據之爲已有雖嘗認納其籽粒而實未入于倉厥本以官地之所出反爲私家以益其富天時旱澇不常而人情向背有偏當其澇也下隰者不利則暗開近牆之小堰以泄水及其旱也原田必傷則又暗開通流之大渠以灌溉惟知利田以圖己私之便而不知隄防少滲水之就下勢漸莫遏衝激奔潰未免瀾漫漫及禁牆爲鹽池之患如以地產養人惜其遺利當于渠堰稍遠之處置土以爲封墩立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五

石以定界限盡收官宦舉監生員吏丞之占種者入之官聽民願耕者佃之隨民力而給之頃畝計田畝以科其稅糧仍造爲冊籍編爲排甲亦如黃冊格式其佃民秋夏之所輸入卽以充本司官吏俸給原派安邑縣倉糧行令改派別倉亦可養人大灘佃地之小民必不敢越法以侵決渠堰恃頑以拖負公稅渠堰固而容水不侵入是池之大患暗消也公稅足而俸給有所出辦是地之餘利兼溥也原派倉糧更充他用除一害而三利興則是可行耳

孫楚列傳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質性英邁不羣遇事敢言太康五年龍見武庫井中時有青龍二見於井帝觀之有喜色楚上言曰龍遊蒼昊而蟠於坎井宜疏壅滯起沉淪楚才器卓絕而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洋洋數千言楚負其才氣頗侮易于苞因此嫌隙遂構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誣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未判又與鄉人郭弈忿爭遂湮廢積年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與楚交好起爲參軍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五

遷衛將軍至是上疏言事惠帝初爲馮翊太守太康三年卒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服惟雅敬濟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三子衆洵纂纂子綽洵子盛並知名

孫盛字安國太原人博學善言擅名一時嘗詣殷浩
談論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於
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由是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
補瀏陽令太守陶侃請爲參軍庾亮又引爲征西主
簿轉參軍時南蠻校尉陶稱讒搆亮與王導頗懷疑
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
爲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納之庾
翼又引爲安西諮議參軍尋遷廷尉正桓溫仍畱爲
參軍與俱伐蜀軍次彭模溫以輕兵入蜀盛領羸老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五

輜重在後賊數千忽至衆皆遑遽盛部分諸將并力
拒之應時敗走蜀平賜爵安懷侯累遷溫從事中郎
從入關平洛以功進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累
遷祕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盛篤學不倦自少
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并造詩賦論難
數十篇盛子放字齊莊年七八歲與父從庾亮獵亮
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子邁亮又問
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答曰
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

太康中僕射劉毅上疏請罷中正略云中正之設損政遺才高下隨彊弱是非視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采譽于臺府納毀于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爲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當官著效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叙各任愛憎以植其私謗議橫于州里嫌隙結于大臣使人皆懈德行而習奔競甚不可也按史稱毅陵傲憤激而忠直之氣自不可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善

沒桓靈一對犯顏不諱疏論中正尤爲諄切帝初畱心聽納以傳元皇甫絢爲司諫毅爲僕射元捧白簡臺閣生風毅絢並以質直見容遂定天下於干戈爛熳之餘可謂有明主風矣而自海宇合一遂生驕志以驕成泰耽樂忘憂三楊專政親賢遠出夕陽亭一語遂啟五王之禍富貴生不仁良可惜已而由是劉淵首禍石勒符洪姚弋仲慕容廆之屬乘間並起而作難也邵康節詩云有刀難剖公間腹無木可梟元海頭禍由夕陽亭一語上東門嘯浪悠悠寄慨深矣

趙至列傳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遇稽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而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年十六游鄴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康每曰卿頭小晉乘菟略

卷之十一

五五

而銳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矣初至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有遼西之行乃與蕃書叙離并陳其志情文相生至論議精辯有縱橫才氣遼西舉郡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令其宦立弗之告仍戒以不歸至乃還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斷九獄見稱精審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耻士伍欲以官學立名期於榮養旣而其志不就號憤慟哭嘔血而卒時年三十七

魯勝列傳勝代郡人也少有才操爲佐著作郎元康

初遷建昌令到官著正天論云以冬至之後立晷測日影經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遂表上求下羣公卿士考論正天地之紀不報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使稱疾去官張華勸其更仕再徵博士郎舉中書郎皆不就其著述爲世所稱遭亂遺失惟墨辨存墨辨有上下經經各有說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

秦秀列傳秀字元良新興雲中人也少敦學行以忠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五

直知名咸寧中爲博士何曾卒下禮部議謚秀議定謚繆醜聞者懼焉性忌讒佞疾之如讐素輕鄙賈充及伐吳之役聞其爲大都督詣所親者曰充文按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師所親戒勿多言及孫皓降於王濬充未知之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同至朝野僉以秀爲知言及充死議謚秀請謚荒公雖不從人皆是之王濬有平吳功而爲王渾所譖毀秀抗疏力言其非秀性倬直與物多忤爲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

王湛列傳湛字處沖太原晉陽人司徒渾之弟也少
有識度龍顏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
宗族皆以爲癡其父昶獨異焉遭父喪居於墓次服
闋閤門守靜不交當世沖素簡淡器量曠然有公輔
之望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
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
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
因剖析元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
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旣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五

肅遂畱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嘆曰家有名士三
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旣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
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堪曰亦好之因騎
此馬姿容旣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
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
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當與已馬等
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
封內試之濟馬果躓而督郵馬如常濟益嘆異還白
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爲

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荅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

崔遊列傳遊字子相上黨人也少好學儒術甄明恬靜謙退自少及長口未嘗語及財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爲氏池長甚有惠政以病免遂爲廢疾泰始初武帝錄叙文帝故府僚屬就家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敦學不倦撰喪服圖行於世及劉元海僭位晉乘蒐略卷之十一 五

十三

郭琦列傳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武帝欲以琦爲佐著作郎問琦族人尙書郭彰彰素疾琦荅曰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卽堪爲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武帝太康十年四月鮮卑慕容廆降以爲鮮卑都督廆字奕洛環涉歸之子也鮮卑別部曰宇文其俗謂天爲字謂君爲文故號宇文部遂以爲氏涉歸與宇文部有隙廆請討之朝廷弗許廆怒入寇至是廆遣使請降詔以爲鮮卑都督時宇文氏段氏方彊段氏亦鮮卑別部段日陸眷招誘之叛其衆漸盛遂與宇文數侵掠廆廆早辭厚禮事之遷於徒河之青山後廆以大棘城爲顓頊之墟復徙居之胡三省曰宇文氏始見此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五

太康十年十一月以劉淵爲北部都尉居新興漢之汾陽縣地時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中部居大陵北部居新興淵居北部五部皆歸之劉氏雖分五部然皆家居晉陽汾澗之濱寰宇記嵐州宜芳有古秀容城劉元海築以居部人者元海感神而生姿容秀美故名其城魏土地記汾陽東去汾水六十里以道里考之宜芳爲漢汾陽無疑晉載記所稱五部歸心於淵淵築城以統攝之尤輕財好施傾心接物陰收豪俊爲用幽冀名儒多往

歸之及楊駿輔政以淵爲匈奴五部大都督按永寧州新東關北隅東漢末爲南部庭劉淵居離石之左國城也與嵐州秀容止隔一山淵爲北部都尉築城居部人於此五部皆散處晉陽汾澗之濱離石之聲勢已集雖奉命居新興仍以離石爲根本陰置部衆於晉陽汾濱聯絡其氣以啟汾晉之鑰東窺太原南下平陽實肇基於此是以起事離石作都舊城秉成者不自爲政反遷授大都督是何異傅之羽翼雖欲安居部內不可得矣通志趙武靈王破林湖始築離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卒

石城一名左國城卽此十六國春秋劉氏之先有羌城之號平遙縣西十里羌城漢建安中築

武帝時王濟爲驍騎將軍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老莊文詞秀茂有名當時與姊夫和嶠裴楷齊名尙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書郎母服闋起用累遷侍中與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彥武帝每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曰朕左右可謂濟濟恂恂矣濟善清言修飾辭令然性峻厲明法繩之出爲

河南尹未拜免被斥後移第北芒山下性奢侈麗服
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埽編錢滿之時人
謂爲金溝尤善解馬性嘗乘馬著連乾障泥前有水
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杜預
謂濟有馬癖其所愛惜如此也

惠帝初溫羨爲豫州刺史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
羌校尉序之後也祖恢魏揚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
兄弟六人並知名號六龍羨少以朗悟見稱齊王攸
辟爲掾遷尙書郎至是拜豫州刺史入爲散騎常侍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空

累遷尙書齊王冏輔政以羨攸之故吏意特親之轉
吏部尙書冏議復張華官羨主其議華竟得追復爵
位後從討成都王穎有勲封大陵縣公出爲冀州刺
史范陽王虓自領冀州牧羨乃避之惠帝幸長安以
羨爲中書令不就永嘉初遷司徒卒諡曰元

惠帝元康九年裴頌薦韋忠於張華忠平陽人孤潔
自守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
而不實裴逸民愆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常恐其
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况可褰裳就之哉頌河東聞

喜人宏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周弼見而嘆曰願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王衍樂廣等皆宗之尙清談宅心事外朝野爭相慕效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廢弛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談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于是立言虛無謂之元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無所不至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三

夫萬物之生以有爲分者也故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不可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于匠不可謂匠非有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于已有之羣生哉然俗習已成頡論亦不能救又著辨才論未成而遇禍初趙王倫諂事賈后頡甚惡之請求皆不許由是深爲倫所怨倫潛懷篡逆欲先除朝望因廢賈后之際遂誅之時年三十四

裴潛列傳潛字文行聞喜人茂子潛自少感所生微賤又爲父所不禮折節仕進初避亂荊州劉表待以

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才乃欲西伯自處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荊州平參丞相事魏武問曰卿以劉備才略何如潛曰若乘間守險足以爲一方主時代郡烏丸王及大人凡三人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以潛代守其郡將授精兵鎮討之潛辭曰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據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逼也單車之郡撫之者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還爲丞相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奎

理曹掾太祖褒稱之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鹵爲峻今代者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旣弛又將攝之以法以勢料之代必不靖後數十日而軍書至乃遣鄆陵侯彰征之明帝初入爲尙書出爲河南尹轉太尉軍師大司農封清陽亭侯邑二百戶入爲尙書令奏正百五十餘條喪歸拜光祿大夫時遠近皆稱服之正始五年卒遺令薄葬墓中惟置一座瓦器數枚贈太常諡曰貞潛居官清省恪簡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織蒔苾以自供在兗州嘗作一胡牀及去

畱以挂柱其家教似石奮魏興少能及者

裴徽字文季潛少弟也有高才遠度善言元妙爲吏部侍郎時王輔嗣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曰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无无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其所不足徽累遷冀州刺史安平趙孔曜謂其垂神幽藪畱精九臯薦平原管輅於徽徽曰便相爲取之莫使騏驥更爲凡馬荆山反成凡石卽檄召輅爲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十四

曰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牀在庭前樹下至雞向晨然後出遂連轉輅鉅鹿從事治中別駕又舉爲秀才徽嘗問輅何平叔一代大名其實何如輅以爲少功之才徽曰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徽子黎康楷綽皆知名按張湛序列子云其書大略明羣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庄覺與夢化等情洪忠宣謂其所明往往與

佛經相參且言林類謂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亦參佛說諸所云虛寂生滅空有入無卽空王家言何晏諸人倡爲清論士大夫皆慕效逃禪風氣使然也

晉書列傳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博通不交當世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服闋廬於墓所司空裴秀器異之命子頴造焉忠託行不見家貧藜藿不充樂道自如頴爲僕射數言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太守陳楚迫爲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奎

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箭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以身代身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負楚以歸後爲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而死按韋忠不受茂先之辟而捍孫楚之難去就之際惟義所適而卒死疆場不屈其志古人言非死之難所以處死者難忠不隕節於苟合而履危授命死得其所晉書列入忠義豈徒然哉

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也父徽魏冀州刺史楷明悟有識量弱冠知名尤精於易少與王戎齊名初爲

相國掾遷尙書郎武帝選參軍事吏部郎闕文帝問
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
是以楷爲吏部郎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
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
照映人也轉中書郎出入見者肅然改容武帝初登
阼探策以卜世數多少而得一帝不悅羣臣皆失色
莫有言者楷正容儀和其聲氣從容進曰臣聞天得
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真武帝太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奕

軍將軍轉侍中楷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遊
榮貴輒取其珍物施諸窮乏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
而悅之卽以宅與衍歲請梁趙二國租錢百萬以散
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其行
已任率皆如此晚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及疾篤遣
黃門郎王衍省疾楷回眸矚之曰竟未相識衍深嘆
其神懔初楷家炊黍在甌式或變爲拳或作血或作
蕪菁子其年卒史稱楷機神雋發目以清通爲晉代
名臣良有以也

元康中猗盧西擊烏桓諸部皆破之雄于北方代人衛操與從子雄及同郡箕澹往依之說猗盧招納晉人猗盧悅任以國事時猗盧居定襄之盛樂故城兄猗奄居代郡參合陂之北晉人附者愈衆按衛操箕澹以晉人外依拓跋爲之招接叛亡使非迫於叔季之亂政孰忍捐棄桑梓遠逐水草漢以來邊禁綦嚴乃當時關吏不聞究詰朝廷不以爲虞晉之無政於茲可見矣遼史豐州振武縣漢定襄郡盛樂縣後負陰山前帶黃河元魏常都此參合陂漢參合縣在代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七

郡之北

永興元年并州刺史東瀛公騰與幽州都督王浚起兵討穎初王浚擁衆挾兩端禁所部士民不得赴三王召募至是稱詔徵之浚遂與鮮卑務目塵烏桓羯末及并州刺史同起兵討穎穎遣石超擊之時東海王越奉帝征穎超率衆拒戰帝頰中三矢嵇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兵入殺紹血濺帝衣後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幽并兵至鄴王浚東瀛公騰合兵敗石超於平棘乘勝進軍穎將數千騎奉帝

御犢車南奔倉卒無齎中黃門被囊中齎私錢二千
詔貸之於道中買飯食以瓦盆至溫將謁陵帝喪履
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張方迎帝入宮奔散者稍還
百官粗備永興二年劉琨說冀州刺史溫羨讓位於
范陽王虓虓遣琨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千餘人遂
引兵濟河與范陽王虓擊穎將石超斬之溫羨太原
祁人恢之孫

永興元年八月劉淵自稱大單于反於離石初淵爲
五部大都督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穎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亥

表淵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倫博
涉經史善屬文彎弓三百筋太原王渾見而奇之一
時名士無不與交穎以聰爲積弩將軍右賢王宣謂
族人曰自漢亡以來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王侯
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斂手受役
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
虛生是人也相與謀推淵爲大單于使呼衍攸詣鄴
告之淵白穎請歸不許乃令攸先歸告宣使召集五
部及雜鹵聲言助穎實欲叛之及王浚東瀛公騰起

兵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恐非宿衛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爲王還說五部赴國難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離石

永興元年十月劉淵自稱漢王初淵阻穎還洛及聞穎敗曰不用吾言真奴才也然曾與有言不可不救將發兵劉宣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彼使我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可以爲援奈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爲漢高魏武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李

呼韓邪何足效哉遂遷都左國城淵自以爲漢氏之甥建國號曰漢依高祖故事卽漢王位以崔游爲御史大夫游固辭不就游淵之師也能以師道不爲淵屈得守節不變之義亂離時之矯矯者又以同門生范隆爲大鴻臚朱紀爲太常淵始爲北部都尉招新興人陳元達不至及淵爲漢王或謂元達曰君其懼乎元達笑曰吾知其人彼亦諒吾之心不日驛書至矣其暮徵使果至元達事淵屢進忠言退而削草淵能要結人心如此

晉初遣監運大中大夫趙國都匠中郎將河東樂世
帥衆五千餘人修治河灘水流湍洑濤波尙屯及商
舟是次鮮不脚蹶難濟故有衆峽諸灘之言五戶灘
名也有神祠通謂之五戶將軍不知所指鄭康成按
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闕流今世所謂砥柱者乃
闕流也

儒林傳范隆字元嵩雁門人父方魏雁門太守隆在
孕十五月生而父亡年四歲又喪母哀號之聲感慟
行路單孤無總功之親疎族范廣愍而養之迎歸教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卅

書爲立祠堂隆好學脩謹奉廣如父博通經籍無所
不覽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惠帝
時天下將亂隆隱迹不應州郡之命晝勤耕稼夜誦
書典頗習祕歷陰陽之學知并州將有氛祲之祥不
復出仕與上黨朱紀友善嘗共紀游山見一父老於
窮澗之濱父老曰二公何爲在此隆等拜之仰視則
不見後與紀依于劉元海元海以隆爲大鴻臚紀爲
太常並封公

晉書陳元達傳元達字長宏新興郡人也少而孤貧

躬耕誦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元海爲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答及元海僭號徵元達爲黃門郎旣至元海曰卿若早來豈爲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性之有分盈分者顛臣恐大王賜處非分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元海大悅在位屢進忠言焚諫草雖子弟莫得知也及聰嗣位忠諫如故聰每謂元達曰卿當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對曰臣誠聞魯賴陛下恩顧使臣得盡愚忠昔世宗遙可汲黯之奏恢隆漢道桀討誅諫幽厲弭謗亡也忽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十一

焉願陛下捐商周覆國之弊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後王沉等構逆聰爲所愚誅綦母達公師或王琰田歆陳休卜崇朱誕等皆羣阬所忌也侍中卜幹泣諫謂因左右之言一日尸七卿何以示四海因叩頭流血陳元達復與劉易劉敷極言沉等殘毒忠善且言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災皆沉等之由聰以表示沉等笑曰是兒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寢之復訪粲粲盛稱沉等忠清乃封沉等爲列侯太宰劉易復詣闕上疏固諫聰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恚而死

元達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旣不能復言安用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人皆寃之

永興中漢王淵寇壺關陷之淵使王彌與聰共攻壺關以石勒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軍救之不克越遣河南內史王曠將軍施融拒之曠濟河欲長驅而前融曰彼承險間出且當阻水爲固以量形勢曠怒曰君欲沮衆耶遂踰太行與聰戰於長平大敗皆死壺關降漢

永興元年劉淵以劉曜爲建武將軍寇太原取中都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七

曜淵族子生而眉目有赤光幼聰慧早孤養於淵及長儀觀魁偉性落拓高亮好讀書善屬文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常自比樂毅及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劉聰重之曰永明漢世祖魏武之流數公曷足道哉淵敗東瀛公騰於大陵騰乃乞師猗叡率并州二萬戶下山東所在掠食猗叡與弟猗盧合兵救騰率輕騎數千破淵於西河斬漢將綦母豚匈奴國人有綦母氏勇健好鬪此其種也明年騰又遣司馬瑜等攻劉淵次於離石淵遣劉欽等拒瑜四戰皆敗之振旅而

歸是歲離石饑遷黎亭就邸閣穀留軍守離石運糧以給之按武帝時郭欽言劉元海居離石勢不能安江統憂并州作徙戎論曰并州之族散居六郡咸熙之際分爲三帥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結連外寇今五部戶至數萬天性驍勇弓馬便利若不虞并州可爲寒心離石之變當時論者皆逆知之而王渾李熹輩徒以文學相矜誇引重梓里曲事矜全遂使狂焰一熾并州爲戎馬之場牽延至於百有餘年載記序云郭欽箋武帝江統策惠皇皆憂并

晉乘蒐略

卷十一

七

州諸部言猶在曰元海已至語曰失以豪釐晉卿大夫之辱也豈不諒哉杜佑曰文水縣漢受陽縣大陵城址今改隸交城境內通志長治縣城南三十里黎侯嶺卽亭址後漢志壺關有黎亭書西伯戡黎卽此晉永興元年劉淵遷都於左國城胡晉歸附者數萬淵謂羣臣曰吾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終弟及乃建國號曰漢率衆攻并州與刺史東瀛公騰戰於大陵騰兵敗帥并州二萬餘戶下山東并州荒亂淵乘勢寇掠攻擊旁近郡縣遣劉曜寇太原取涼氏屯留長

子中都皆陷之又遣喬晞攻西河取介休淵進據河東寇蒲坂平陽太守棄郡奔河東河東太守路述戰死上黨太守以壺關降并州之地皆爲淵所有南攻谷陽不利撤蒲坂之戍還於平陽言者以專守偏方聲威未震戡定河東鼓行而西克長安都之爲上計然是時淵雖據有平陽聲振河東而蒲坂尚爲晉守關中得以息肩蒲坂河山之會東西之噤喉故淵不能西入功卒不就至趙染以蒲坂降而聰曜始得乘間入關定都形勢使然也

晉乘蒐略

卷十一

七

晉永興二年并州大饑盜賊公行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往來搜捕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遣將掠羣胡兩胡一柳上黨武鄉羯人石勒時年二十餘亦在掠中賣爲荏平人師懽奴懽奇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隣馬牧勒乃與牧師汲桑結壯士爲羣盜勒有膽力善騎射時成都故將公師藩等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率牧人乘苑馬數百騎赴之桑命勒以石爲姓勒爲名藩以勒爲前隊累有戰功攻陷郡縣此石勒進身之始史稱勒居武鄉縣北原山下草木皆

有異象人參葉茂天地之異氣結而成象徵應於荒
山窮谷中不爽其節候梟雄之生亦出非常惟勒與
郭敬謀誘諸胡就穀冀州因執賣之而已反爲騰所
賣天道好還雖小不爽况其後之輾轉戕賊至無遺
類哉

光熙元年兖州刺史荀晞擊斬公師藩桑更聚衆以
勒爲前驅所向輒克晞追擊汲桑破其八壘死者萬
餘人桑奔馬牧勒奔樂平勒自料兵單非其所敵於
是始收餘軍奔劉元海晞屢破彊寇威名甚盛其從

晉乘菟略

卷十一

表

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爲將晞不許曰吾不以王
法貸人固求之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
母叩頭救之不聽旣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兖州刺
史哭弟者苟道將也其嚴峻如此

光熙元年以劉琨爲并州刺史太傅越表琨鎮并以
爲北面之重時并州饑荒數爲淵黨所掠郡縣莫能
自保東瀛公騰自晉陽鎮鄴吏民萬餘人隨騰南下
就穀號爲乞活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
琨募兵得千餘轉鬪而前至晉陽府寺焚燬邑野蕭

條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饑羸無復人色琨撫循勞徠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恒以城門爲戰場民稍安集都邑記太原舊城晉并州刺史劉琨築舊太原郡城左汾右晉潛邱在中長四千三百二十丈琨築以禦漢

晉永嘉元年晉師斬汲桑於平原勒降漢是時太原平陽壘壁皆降北部大張匄督馮突莫等擁衆數千壁於上黨石勒徃說之諭以禍福匄督隨勒單騎歸漢烏桓張伏利度有衆二千壁於樂平淵屢召不能

晉乘蒐略

卷十一

十一

致勒僞奔執伏利度以其衆歸漢淵使勒助聰攻琨勒敗琨護軍黃秀於石田執而殺之遂下壺關又使其將率騎詣并州山北說諸部曉以安危諸部憚勒威名多來降附王彌及其黨劉靈同降於漢靈能力制犇牛走及犇馬時人雖異之莫能舉也至是與彌歸漢漢主淵以勒爲護漢將軍平晉王使靈彌治軍事勒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爲君子營并州諸部多徃從之以張賓爲謀主賓常自比張子房及見勒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

如石將軍者詣軍門請見勒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動靜咨之勒與劉靈帥衆三萬寇河北三郡百姓望風降附者五十餘壘簡其強壯五萬爲軍士老弱安堵如故已有方張之勢矣集覽北部一部之長呼爲部大姓張氏名匄督

晉陽秋永嘉元年劉淵築鵞城於清源縣東南時洛陽步廣里地陷有二鵞飛出蒼色者冲天白色者不能飛止於此淵以蒼色者高舉爲北部騰上之象引爲已瑞築城應以懼服諸軍今爲鵞城營又築城於

晉乘蒐略

卷十一

三七

宜芳名其城曰秀容與離石相應又築城於文水縣南十里曰阿干城令其兄延年居之北部謂兄爲阿干也時淵衆雖分屬五部實皆聚處晉陽汾澗之濱并州境內皆五部之聲援矣

晉永嘉二年劉淵徙都蒲子稱皇帝改元永鳳國號漢是年五月汾水中得玉璽高一寸二分方四寸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物也得者因增淵海光三字而獻之淵以爲已瑞改元河瑞漢太史令宣于修之言於漢主曰蒲子崎嶇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昌兼

陶唐舊都請徙都之淵從其議由蒲子徙都焉并州諸郡皆附淵并州刺史劉琨獨保晉陽按曹操居單于五部於并州境內晉之亡卒起於此劉淵一倡而并雍之族乘時四起而發大難操實爲禍始矣括地志蒲子故城在今隰州蒲水之北卽重耳所居蒲城劉淵自離石徙都蒲子是也方輿紀要劉淵徙都平陽自謂堯後平陽城亦曰堯城是淵所都卽平陽城矣括地志今晉州城因平陽城東西爲之郡志劉淵城今名金店其地皆在今郡城西意故城濶遠劉淵城卽因平陽舊壤改築寰宇記劉淵時有韓媪者於野田得嬰兒養之及淵築平陽城屢築屢崩兒應募築之立就遽化爲蛇投入山穴使人掘其穴忽有泉湧出激流奔注與平水合平陽城在平水之陽平水自平山麓平地湧出東流逕平陽城西瀆爲平湖淵時導平山諸泉水分流上官中官下官北磨等河漑劉村等二十二村田蓋沃衍之區也

晉永嘉四年漢劉聰光興元年也聰殺淵子和僭位於平陽改元光興以石勒爲并州刺史封汲郡公時

晉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爲漢司馬遷立碑樹垣於河津縣太史公墓前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太史公旣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正義曰河之北山之南龍門山南也皇輿全覽引三秦記云河津一名龍門後魏太平眞君七年置龍門縣復於河東置龍門郡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河津縣西北三十里卽龍門山與韓城縣梁山並峙兩山壁立中通河流呂柟龍門記畧梁山中斷而東

晉乘蒐略

卷十一

七九

峙者龍門山也薛瑄龍門記出河津縣西郭門西北三十里抵龍門下東西皆層巒危峯至是山斷河出蓋皆以河東之龍門山爲河津地也太史公又叙自直道歸達於龍門也史記序河東聞喜人裴駟作史記解駟父卽宋中郎外兵曹參軍松之注三國志者里居相近聞見最確故爲表而出之縣志縣西十五里漢司馬遷墓墓前有廟廟前有碑卽濟所樹也水經注河水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北張孟兼遊記並河之東爲太史公墓前爲廟有晉殷濟樹碑

帝王世紀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劉淵竊據平陽奄有河汾遂爲禍始胡致堂以世議晉武不殺劉淵爲盛德許其立論之當蓋猶不察始終之隅見也當時齊王攸爲并州計久安議除元海太原王渾爲宏澗太言而寢其說并雍之族始乘時起而發大難渾實爲禍胎李熹倡謀使元海將軍孔恂謂樹機能之首未梟涼州之患方深當時非無見及於此者而彼昏不知自貽之戚邵康節詩云無木可梟元海頭蓋深悼之也春秋地理志平陽爲韓康子食邑竹書晉烈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五

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三家分晉其地屬魏漢高帝封曹參爲侯國曹魏始置平陽郡晉分爲二曰平陽曰河東皇輿全覽平陽故城在縣西南水經注平水又南逕平陽故城明一統志劉淵城在府城西南二十里劉淵築此城爲都舊唐書地理志武德三年晉州治白馬城貞觀十二年移治平陽故城水經注汾水又南逕白馬城西魏刊白馬而築之故世謂之白馬元和志平陽府平水之旁有城闕官址皆劉聰遺跡縣南有聰墓及淵子和墓

永嘉中司徒王導辟王濛爲掾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少放縱不羈晚節克已勵行有風流美譽事諸母甚謹奉祿資產推厚居薄喜愠不形於色善隸書美姿容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爲宗濛初舉掾出爲長山令徙中書郎簡文爲會稽王常與孫綽商略人士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尙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八十一

有會簡文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爲入室之賓轉司徒左長史疾漸篤於燈下轉塵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犀把塵尾置棺中因慟絕久之謝安亦嘗稱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二子修蘊

王蘊字叔仁太原晉陽人濛子孝武定皇后之父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尙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出守吳興晉陵所在有德政惠化百姓歌之定后立封建昌侯固辭不受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復辭以謝

安言乃受命鎮京口頃之徵拜尚書左僕射遷丹陽
尹加散騎常侍蘊苦求外出復以爲都督浙江東五
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常侍如故蘊素嗜酒在會稽
以和簡爲百姓所悅時王悅來拜墓子恭往省之畱
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蟬聯不得歸
蘊曰恐阿大非爾之友阿大悅小字也後竟乘初好
時以爲知人年五十五卒

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蘊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
美譽清操過人才地高華美姿容或目之云濯濯如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全

春月柳嘗被鶴氅涉雪而行孟昶見之曰神仙中人
也與王忱齊名友善忱嘗過訪見恭所坐六尺篔簹
之恭輒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生平無
長物其簡率如此初起中書郎除吏部郎累遷至中
書令孝武帝以恭后兄深相欽重袁悅諂附王道子
恭言於上誅之道子置酒東府尚書令謝石爲委巷
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
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
衎衣黃衣道子令與賓客議論恭抗言曰未聞宰相

之坐有失行婦人道子甚愧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恭每正色直言國寶從事緒欲因恭入覲殺之國寶不許道子亦深布腹心於恭恭多不順抗表陳國寶罪且引趙鞅與甲誅君側之義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於市又以庾楷言合謀起兵上表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遣牢之督顏延先據竹里道子子元顯唱牢之以重利牢之斬顏延遣其婿高雅之子敬宣將軍擊恭恭敗還雅之已閉城門恭遂與其弟履單騎奔曲阿至長塘湖湖浦尉收之遂於倪塘與五男及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全

弟爽爽兄子秘書郎和等皆遇害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嘆爲性不宏以闇於機會在北府爲政簡惠而不閑用兵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髯神無懼容曰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家無餘財惟書籍而已爲識者所傷恭初見執時遇故吏戴耆之囑寄庶子於夏口桓元撫養之後贈侍中太保諡忠簡爽贈太常和及子簡並通直散騎郎腰斬湖浦尉等庶子曇亨義熙中給事中永嘉四年鐵弗氏與白部附漢初劉猛死衆無所歸

匈奴劉虎居朔方肆盧川自號鐵弗氏與白部鮮卑帥衆來附聰以虎爲宗室封樓煩公晉將趙染守蒲坂以圖望不遂怨憤率衆舉蒲坂歸聰聰自此窺長安矣建元元年曜進攻上黨敗劉琨之衆於襄垣曜欲進攻陽曲聰遣使喻以長安爲急召曜還屯蒲坂時河東大蝗平陽饑甚民流叛死亡者十六七勒遣其將石越帥騎二萬屯於并州招撫流民聰使喬詩讓勒勒不奉命潛結曹嶷規爲鼎峙之勢司隸部人奔於冀州者二十萬戶聰與勒皆以并州爲重而不相讓也已而曜由上郡入長安懷帝蒙塵聰之惡逆爲已甚矣

晉乘蒐略

卷十一

全

永嘉四年并州刺史劉琨自將擊劉虎虎居肆盧川爲并之外藩而與白部叛附於漢琨答太傅書曰劉虎構爲變逆西招白部遣使致任稱臣於淵殘州困弱內外受敵因討之初匈奴劉猛死詰升爰代領其衆詰升爰卒子虎立居新興慮虜之地號鐵弗氏虎以五部方盛招引白部同附於漢琨惡而討之地志慮虜今五臺縣地

十六國春秋劉曜淵海族子也形質異衆恐不容於世隱迹於管涔之山其山重阜修巖有草無木西南夾岸連山聯峯接勢曜居其中惟以琴書爲事嘗夜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三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名曰神劍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爲五色按史稱曜美儀觀能文章自比蕭曹其志固不小矣獻劍之說元異不可信使果誠通神明亦不至顯露如此况曜何足以致之此猶篝火魚晉乘蒐略卷之十一

六

書之故智譎言神異攝伏庶衆而陰用之未必實有是事縉紳先生難言之漢鄭興與光武論郊祀事光武將斷以讖興曰臣不爲讖正論爲世所稱劉向湛深經術前後抗疏誠諒忠蹇粹然儒者之言而其少時以父德所得鴻寶祕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上之試不驗繫吏世多以此少之追論宿眚他如仲舒繁露頗近讖祥康成經訓間雜讖緯橫渠早歲亦喜談兵而其後立說一歸醇正年少好奇逞博固不爲累然擇術不可不慎也

晉永嘉四年并州刺史劉琨表猗盧爲代公初拓跋祿官分其國爲三部使猗盧居盛樂統其西部猗盧始出并州遷雜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擊匈奴烏丸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長城原夾道立碣與晉分界至劉淵反於離石并州刺史司馬騰乞師於魏猗盧舉兵助之大破元海衆於西河上黨與騰盟於汾東而還及猗盧嗣位遂總攝三部爲一統時白部叛入西河鐵弗劉虎應之攻晉新興雁門郡琨乞師猗盧使鬱律將騎六萬助琨擊白部攻劉

晉乘蒐略

卷十一

全

虎屠其營復遣使言於太傅越請出兵共討劉石不許琨乃謝猗盧之兵遣歸國劉虎收餘衆西渡河居肆盧川與白部附聰琨表請猗盧爲大單于封代公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帥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雁門從琨求句注陁北地時樓煩馬邑陰館繁峙崞五縣已遷改陁南遺民猶在陁北琨徙其民於陁南更立城邑盡以五縣地與猗盧其地東接代郡西連西河朔方數百里猗盧徙十萬家以充之遷居馬邑由此益盛此中國割地之始按志稱古樓

煩在西河之北今崞縣東十五里太陽都有樓煩城址琨所徙也漢馬邑代之北境卽唐之大同軍城裴行儉置以防突厥南去代州三百里陰館廢縣在州西北漢初爲樓煩鄉景帝後三年置縣自猗盧求陜北之地縣遂廢後亦曰下館城北史魏神元帝本紀帝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文帝酒酣文帝仰視飛鳥飛丸落之魏書地形志下館卽古陰館城也通鑑輯覽陰館城在今勾注山西北有下館城故陰館縣也繁峙故城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崞故城亦在渾源州

晉乘蒐略

卷十一

全

方輿紀要漢初置繁峙縣於武州建武九年杜茂擊盧芳將賈覽於繁峙晉咸寧三年代王什翼犍僭位於繁峙置繁峙宮通志渾源州西四十里有古崞州志崞縣故城在今州西橫山左側頽墉尚存五縣故地皆在陜北今陜南所徙地非其故處琨雖得魏之援而魏已據險窺太原道武由是取并州如寄也其後劉虎子務桓至衛辰及赫連勃勃據大夏入至吐京石樓各以類聚此羣梟之所以相視而起也永嘉五年石勒殺王彌并其衆漢主聰遣使讓勒然

猶加勒鎮東將軍使領并州刺史以慰其心初勒與王彌外雖相親而內實相忌會其將徐邈叛去彌兵漸衰聞勒擒苟晞心惡之以書賀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圖我必矣賓因勸勒乘彌小衰誘而取之時彌與劉瑞相持甚急請救於勒勒未之許賓曰公常恨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王公授我矣勒乃引兵擊瑞斬之彌大喜謂勒實親已不復疑也勒請彌燕酒酣而斬之并其衆苟晞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七

漸謀叛勒勒殺之勒之初爲人掠賣也與其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并其從子虎送與勒因遺書招撫授勒爲車騎將軍襄城郡公勒不受而報書曰君當選節本朝吾自夷難爲効厚禮其使報以名馬珍寶謝而絕之琨長于招懷而短於撫馭遠近歸者日至而去者亦相繼遣子遵請兵於代公猗盧猗盧遣其子六修將兵助琨成新興琨牙將邢延以碧石獻琨琨以與六修六修復就延求之不得執延妻子延怒以所部兵襲六修遂以新興附漢馭之不以道也

永嘉中劉元海攻平陽李矩素爲鄉人所愛推爲塢主矩平陽人兒時聚戲便爲其率計畫指授及長爲吏從征有功封東明亭侯謝病去劉元海攻平陽推矩爲主矩勇毅多權略志在立功太尉荀藩假矩滎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多附石勒襲矩令散牛馬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大破之斬獲甚衆藩表加冠軍將軍領河東平陽太守盡心撫卹百姓賴焉劉琨所假河內太守郭默率其屬來歸劉聰遣從弟暢攻矩屯韓王故壘相去七里

晉乘蒐略

卷十一

全

矩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爲虞矩密使郭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襲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郭默弟芝來援分軍爲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聰將趙固守洛陽率騎一千來降矩還令守洛劉粲率步騎十萬屯孟津遣劉雅生攻趙固於洛矩遣郭誦屯洛口以救之誦使張皮夜渡河十道俱攻粲衆驚擾苦戰二十餘日矩使壯士泛舟迎皮突圍而出洛陽百姓相率歸矩洛中遂空後勒遣石良率精兵五千襲矩逆擊不利郭誦弟元

爲賊所執賊遺元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窺西賓
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石勒將屯洛陽大掠河南
矩軍大飢矩所統將士有陰欲歸勒者矩知之而不
能討率衆南走將歸朝廷至魯陽縣墜馬卒葬襄陽
之峴山

永嘉中鄧攸爲河東太守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祖
殷亮直彊正鍾會伐蜀爲主簿賈充伐吳爲長史皆
有勞績攸七歲喪父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稱殷
有賜官勅太守勸攸去王官欲舉爲孝廉攸曰先人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九

所賜不可改也嘗詣鎮軍賈混混示攸訟事攸不視
引孔子聽訟語以對混奇之妻以女初舉文學轉吏
部郎至是出守河東永嘉末沒石勒將殺之門幹讖
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悅上之勒重其辭乃不
殺勒長史稱攸於勒以爲參軍有德攸者遺攸馬驢
及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遇賊
掠牛馬步擔兒及弟子綏度不能兩全謂妻曰吾弟
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
存我後當有子妻泣從攸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

明日攸繫於樹而去至新鄭投李矩荀組以爲汝南
太守愍帝徵尙書左丞不果攸與刁協周顛厚遂至
江東時吳郡闕守人多歸心於攸卽授職攸載米之
郡俸祿無所受惟飲吳水而已郡大饑攸表賑貸未
報輒開倉臺使劾擅出原之攸刑政清明百姓歡悅
爲中興良守後稱疾去百姓有送迎錢數百萬攸不
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牽船乃小停夜中發去百姓詣
臺乞畱一歲不聽拜侍中歲餘轉吏部尙書蔬食敝
衣周急賑乏後遷尙書僕射卒攸妻不復孕妾復不
育卒無嗣綏服攸喪三年時人爲之語曰天道無知
使鄧伯道無兒襄陵縣志鄧伯道故居在縣東南北
鄧村李韓詩依稀遺愛橋邊柳却訝當時繫子初

漢劉曜寇并州襲陷晉陽琨素奢豪喜聲色河南徐
潤以音律得幸琨署爲晉陽令驕恣不法護軍令狐
盛數以爲言潤譖盛於琨而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
馭豪傑以恢遠略而專除勝已禍必及我盛子泥奔
漢具言虛實漢主聰遣河內王粲中山王曜將兵寇
并州以泥爲鄉導會雁門烏桓復反琨自出禦之粲

乘虛襲晉陽琨將郝詵張喬戰死太原太守高琨以
晉陽降琨還救不及奔常山遣使求救於猗盧粲曜
入晉陽令狐泥殺琨父母聰以劉豐爲并州刺史鎮
晉陽猗盧遣子賓六須及衛雄箕澹范班率衆數萬
爲前鋒攻晉陽猗盧自率衆二十萬繼之琨收散卒
數千爲之鄉導曜及賓六須戰於汾東曜墜馬中流
矢身被七創傅虎授曜以馬扶上驅令渡汾自還戰
死曜入晉陽夜與粲及豐掠晉陽民家踰蒙山遁歸
猗盧率騎追之戰於藍谷漢兵大敗斬其將邢延擒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十一

劉豐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壽陽山陳閱皮肉山
爲之赤劉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猗盧曰吾
不早來致卿父母見害誠以相愧今州境已復吾之
來士馬疲弊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也遺琨馬牛羊
各千餘車百乘而還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是
時琨雖復晉陽而屈於力弱徙居陽曲城以收合亡
散通志蒙山在太原縣西北十里劉禹珪蒙山記峪
通馬首地管羊腸宋白曰壽陽本漢榆次縣地晉置
壽陽縣藍谷在蒙山西南今太原縣地

永嘉五年劉琨遣劉希招兵於代郡代及上谷廣甯人多歸之衆至三萬王浚遣胡矩與段疾陸眷攻希殺之驅掠三郡士馬而去琨不善撫御一日之中歸者數千去者亦相繼不獨爲浚所掠也時浚攻石勒於襄國勒於北城鑿突門二十餘道疾陸眷攻北門命孔萇從突門出擊之不克而退末柸逐之入其軍門爲勒衆所獲萇乘勝逐北疾陸眷以鎧馬金銀賂勒請末柸勒遣石虎與疾陸眷盟結爲兄弟召末柸與之燕飲誓爲父子由是段氏專心附勒浚勢遂衰

晉乘蒐略

卷十一

五

勒復奉表以驕浚送質以愚琨而浚亡矣末柸附勒合匹磾而琨亦亡矣勒真梟黠也哉

永嘉七年漢立其貴嬪劉娥爲后后新興人劉殷女也漢立爲后起鷄儀殿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命左右曳出斬之時聰在逍園李中堂羣臣求救不得劉后聞之密勅左右停刑手疏上言略云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一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

其身也陛下爲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臣結舌者由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社稷阽危者由妾妾何以當之妾觀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心常疾之不意今日身自爲之使後世視妾猶妾之視昔人也妾誠無面目復奉巾櫛願賜死此堂聰覽之變色引元達上以表示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更命園曰納賢堂曰愧賢后本出衣冠之族劉殷可謂有女矣史稱殷博通經史齊王罔辟爲新興太守甚有政能值亂遂沒於漢聰擢任至侍中太保

晉乘蒐略

卷十一

全

殷不爲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良多嘗戒其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况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爲優耳殷在公卿間常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以壽考終殷有七子各授一經史漢諸書稱北州之學殷門爲盛縣志列殷於人物而不詳始末豈淵起離石收召文學合河毘連離石殷與其遜而因得進於聰與然終以晉臣仕漢大節有虧不幸生於所值之時地而不能自立爲可哀哉

胡致堂曰劉殷戒子孫事君當幾諫夫謂諫必貴幾義猶未盡人臣之義當正色立朝以事匡救舜命其臣曰子違汝弼汝無面從諍臣之常道也若殷之本志不得已以事昏暴惡聞其過者而不抗言激論危其身若遇聰明好諫之君而亦用是道乎或曰殷納二女四孫爲貴人不避宗姓非禮也曰太宰延年太傅景嘗荅劉聰之間謂殷自以爲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納之何害殷慮此審矣聰之命不得違殷不能拒而納之然匈奴豈姓劉耶此殷之志也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九

永嘉六年漢以石勒爲冀州牧勒稟命於平陽故有是命初劉琨以兄子演鎮鄴石勒濟河演保三臺以自固勒諸將欲攻之張賓曰攻之未易猝拔捨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大敵也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擁兵羈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西稟平陽以圖幽并此霸王之業也勒遂進據襄國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運穀以輸襄國漢以勒爲冀州牧此勒陷并州之根由也

永嘉中劉琨表溫嶠爲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督護
前鋒軍事將兵討石勒屢立戰功嶠太原祁人父愴
河東太守嶠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弟
稱風儀秀整善談論初舉秀才爲上黨潞令琨深禮
之進守上黨琨遷司空以嶠爲右司馬時并土荒殘
寇盜羣起石勒劉聰跨帶疆場嶠爲謀主琨深憑恃
焉元帝初鎮江左琨謂嶠曰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
譽江南乃以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旣至
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節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九十五

望辭旨慷慨舉朝屬曰帝器而嘉焉王導周顛謝琨
庾亮桓彝等並與親善於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
殊以爲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
復何慮屢求反命未許會琨爲段匹磾所害嶠上表
原之辭略云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值惠帝擾攘之
際戮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超授
首呂明面縛社稷光寧變輿反駕奉迎之勲琨實爲
隆其後并州刺史瀛公以并荒匱移鎮臨漳太原西
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戶

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士鳩集傷痍撫和戎狄
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失守羣逆縱逸咸以爲
并州之地四塞爲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抗辭
厲聲忠亮奮發以天子沉辱情非所安跋履山川東
西征討屠各乘虛晉陽沮潰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門
族受殲夷之禍向使琨爲自守計則聖朝未必加誅
及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以初附之衆卽圖征討使
從箕澹不可使用之議晏然并土必不忘身燕薊也
蓋爲琨剖白曲至如此而又申明遇害之由卒加大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九

尉之贈可謂不負所知矣初嶠爲琨奉表詣建康其
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以去其後母亡因阻亂不獲
歸葬及拜散騎侍郎固辭請北歸不允乃受拜嶠忠
摯有遠略知王敦之謀而結錢鳳僞爲聲色之加而
杜讒口卒能謀敦剪峻奮節匡時史稱太真性履純
潔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旣而辭親蹈義言念主
辱祇赴國屯枕戈雨泣若雪分天之仇皇輿旋軫卒
復夷庚之躅若非忠誠懇至國祚幾移至爲琨表原
忠節猶其餘事耳

晉書禮志建武元年以溫嶠爲散騎侍郎嶠以母亡
值寇不臨殯葬欲營改葬固讓不拜元帝詔曰溫嶠
不拜朝議頗有異同古人腰經而服金革之役者隨
王事之緩急也今桀逆未梟平陽道斷未得逕進而
嶠以理闕疑不拜命其令司省會議荀邃等議以昔
伍員挾弓去楚志在報讐不苟減身嶠在河朔日尋
干戈志刷讐惡萬里投身將欲因時竭力展其素志
而道路未通師旅未進固難中辭王事遂其私情又
下辛未令書依禮文二親分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七

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出自人情非官
制所裁宜遵令書嶠不得已乃拜按晉武帝承漢魏
之後旣葬除喪猶深衣素冠卒行三年之禮稱情立
哀明恕而行允爲後法禮有直而行曲而報原情卽
事終歸於正嶠之辭不拜情之正也人子之情固有
難忍迴思牽衣泣別絕裾以去而卒阻於亂瞻依無
時中夜徬徨當有寸裂衷腸聲淚俱下者司省議以
王事爲重而抑其情心猶未盡也至以哀素自居不
豫吉慶之事雖未大遠於禮而終天之恨無已時矣

永嘉中漢靳冲卜珣寇并州遂圍晉陽代公猗盧遣兵救晉陽漢兵敗走卜珣之卒先奔靳冲擅收珣斬之聰怒斬冲晉書卜珣傳珣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珣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爲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爲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珣曰子勿爲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珣曰吾此雖當有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癸

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邪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珣遂隱于龍門山劉元海僭號徵爲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珣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爲光祿大夫珣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僞位徵爲太常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珣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茲剋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珣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爲是行也聰大悅署珣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

自吾分後慎勿紛紜及攻晉陽爲琨所敗翊卒先奔
冲併殺翊竟如其言

永嘉末王嶠攜二弟渡江元帝敎曰王佑三息始至
名德之胄並有操行宜蒙飾叙嶠字開山太原晉陽
人祖默魏尚書父佑以才智稱武帝時歷官北軍中
候嶠夙有操尚并司交辟不就至是渡江給錢帛米
尋以嶠參世子東中郎軍事不就王敦請爲參軍爵
九原縣公敦在石頭欲禁私伐蔡州荻嶠獨曰中原
有菽庶民採之若禁人樵未知其可敦不悅敦將殺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允

周顓戴若思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
戮諸名士以自求生敦欲斬嶠賴謝鯤以免敦平除
中書侍郎頻遷吏部御史領本州大中正咸和初拜
廬陵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疋錢十萬尋
卒諡曰穆

晉書孝友傳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高祖陵漢光祿
大夫殷七歲喪父哀毀逾禮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
王氏盛冬思堇而不言殷問而知之時年九歲慟哭
於澤中視地有堇生歸而進食又嘗夜夢人謂之曰

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云七年粟以
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所感
爭以穀帛遺之弱冠博通經史性倜儻有濟世之志
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頽然而不可侵也鄉黨宗
族皆稱之郡邑徵辟俱以供養無主辭不赴齊王攸
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勸
殷就徵殷以王母在堂色養無主宣甚敬之遂以女
妻殷宣子并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
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劉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一百

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
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汝謹事之張氏性亦婉
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及王氏卒殷夫婦毀
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
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自是
名譽彌顯太傅楊駿輔政禮聘殷以母老固辭趙王
倫篡位孫秀夙重殷名以散騎常侍徵之殷逃奔雁
門及齊王冏輔政辟爲大司馬軍諮祭酒旣至謂殷
曰君何能屈也殷曰殿下神武駿姿除殘去暴嚴威

滋肅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不敢不至罔奇之時拜
新興太守屬永嘉之亂沒於劉聰二女四孫女悉爲
聰所得寵傾後宮當時有遠嫌之議而殷亦改節事
聰爲世所訾綱目書納劉殷女以示譏晉書列於孝
傳不沒其素行並錄存之

永嘉中北州喪亂王延隨劉元海遷於平陽延西河
人九歲母喪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涕
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常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
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五

盛冬思生魚叱延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
忽有一魚長五尺躍出冰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
積日不盡于是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夏則
扇枕冬則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後母終服喪居於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遷
居平陽農桑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倦家牛生一犢
他人認之延牽而授之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
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鄉閭重之按史稱
魚薦延元擊鮮就養融融和協回親心於涼薄之時

柔色承顏於溫清之候非至性肫篤而能若是乎延
與劉殷同里殷之事其王母也盛冬得堇西籬掘粟
動天地而感神明有同符焉當中原鼎沸之時并之
北鄙夢如亂絲矣而延與殷獨能遵六教而緝貞規
至誠上感明祇下降大哉孝之爲德也延之非耕不
食與殷之逃奔雁門非無潔已之思而逼於時勢君
子於此有恫心焉延於農桑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
勸牽犢送犢光明磊落其亦孝思之所積而流者懿
德善行足厲澆風矣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頁

王鑑禹貢考長子縣西五十里發鳩山有四星池是
爲靈湫爲漳水之源其山蒼秀挺聳諸峯四面如列
屏然水經注出麓谷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淮南子謂
之發苞山左則陽泉水注之右則散蓋水入焉同出
一山但以山南北爲別耳鹿谷其別名也宋王安定
靈湫廟記縣西發鳩山之麓有泉漳水之源也宋政
和元年夏旱禱雨祠下未二日雨得霑足奉勅賜名
靈湫廟

永嘉中衛恒爲太子舍人尙書郎秘書恒河東安邑

人安邑衛氏自高祖高漢明帝時以儒學從代郡徵
至河東安邑卒因賜所亡地葬之子孫遂家焉恒瓘
子善篆隸書爲四體書勢略云字有指事象形諧聲
會意轉注假借之六義指事上下是也象形日月是
也諧聲江河是也會意武信是也轉注考老是也假
借令長是也秦用篆書焚典而古文絕漢世孔壁得
蝌蚪書秘而藏之魏初邯鄲淳傳古文恒祖敬侯寫
淳尙書後以示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

因蝌蚪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初汲縣人盜發魏襄王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三

塚得策書十餘言按敬侯所書猶有髣佛卷內論楚
事者最爲工妙恒竊說之謂之字勢籀篆蓋其子孫
隸艸乃其曾元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世
謂之籀書東遷後家殊國異文字乖形秦李斯趙高
胡毋敬皆取史籀大篆省改爲小篆程邈從獄中作
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秦之
始皇出邈爲御史使定書邈所定乃隸字也秦壞古
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
五曰摹印六曰著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甄豐校定

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卽孔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許慎說文用篆書爲體例秦李斯爲二篆漢扶風曹喜少異於斯邯鄲淳師焉韋誕師淳而不及也蔡邕採斯喜之法作篆勢云頽若黍稷之垂穎藎若蟲虵之焚緇揚波振擎鷹峙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筆內投微水濃末若絕若連彷彿其妙秦用篆字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百四

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著用篆隸書篆之捷也梁鵠以勤書自效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弟子毛宏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宏法也爰作隸勢鳥跡之變乃惟佐隸煥若星陳鬱若雲布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蜚蠊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秘奧不傳略舉大較漢興始有草書章帝時杜度崔瑗崔實皆稱工書宏農張伯英轉益精巧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世寶其書謂之草聖

崔瑗作草書勢云草書之法因從簡略逢時卒迫兼
功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
企鳥跂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狀似連珠
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遠而望之摧焉若沮
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
楷書之法作於王次仲靈帝好書時多能者今從其
宜自古有作恒論字勢詳備如此至衛以賈滅權恒
同時被害後追前勲權封蘭陵郡公諡曰成恒贈長
水校尉謚蘭陵真世子二子操玠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夏

永嘉中衛玠爲太子洗馬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年
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衆顧吾年老
不見其長成耳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
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雋爽有風姿每見玠輒嘆
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罔若
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及長好言元理親友時請一
言無不咨嗟以爲入微瑯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
每聞玠言輒嘆息絕倒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
子絕倒及王元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

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壻玉潤辟命屢至皆不就至是拜太子洗馬時天下大亂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寶去也玠啟諭深至爲門戶大計母涕泣從之扶輿母轉至江夏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妻以女時王敦鎮豫章長史謝琨雅重玠引與敦言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真

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以王敦豪爽不羣而好居物上恐非爲國之忠忱移向建業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以勞疾卒年二十七改葬於江寧王導謂衛洗馬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祭以敦舊好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衛司馬否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杜乂膚清叔寶神清其爲有識者所重若此仲寶名璪襲瓘爵玠之兄也

永嘉二年王彌與劉聰共攻上黨圍壺關以石勒爲

前鋒都督晉并州刺史劉琨遣護軍黃肅韓述來救
聰敗述於西澗敗肅於封田皆殺之會晉王曠兵復
敗於長平上黨太守龐淳以壺關降

永嘉五年劉曜遷帝於平陽初洛陽饑因人相食苟
晞表遷都倉垣今祥符縣也帝將行而衛從不備無
車輿乃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爲盜所掠不得進度
支魏浚帥流民數百家保河陰之碓右漢主聰使呼
延晏將兵寇洛陽劉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焚東
陽門帝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劉曜自西明門入殺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五

太子詮發掘諸陵焚宮廟納羊后遷帝及六璽於平
陽帝居平陽二年劉聰卒弑之時聰宴羣臣於光極
殿使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雋悲憤號哭聰惡之旋
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聰遂殺珉雋併及帝荀
菘謂懷帝天資清劭若遇承平足爲守文令主而繼
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
之禍然亦千古未有之奇禍矣

惠懷之際郭璞筮之投策而嘆曰黔黎將湮於匈奴
桑梓其剪爲龍荒於是結姻交遊欲避地東南璞字

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尚書都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駁正之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歷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學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襍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及也璞門人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璞旣過江宣城殷佑引爲參軍王導見而奇之引參已軍事元帝爲晉王時導使璞筮有得鍾之應及帝卽位擢爲著作郎時

陰陽錯謬刑獄繁興璞上書曰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啟閉以觀靈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休咎之徵臣依歲首占卦得解之旣濟按爻論思方涉春王龍德之時而爲廢水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爲刑獄殷繁理有壅滯去冬太白蝕月刑理失中壞其所以爲法也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益陛下肝

食之勞也臣愚以爲宜發哀矜之詔引在子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疏奏優詔報之其後日有黑氣又日出山六七尺精光潛昧色赤中有異物大如鷄子有青黑之氣共相搏擊良久方解璞復上疏清理刑獄帝皆納之遷尙書郎璞數言便宜多所匡益明帝之在東宮與温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干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又以好卜筮爲縉紳所輕著容倣以申懷璞與桓彝友善彝嘗因醉後請璞逢璞在厠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醮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卿來此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又將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按太史公論六家之要云觀陰陽之術太詳使人拘忌多畏魏徵藝術篇析陰陽技術而舉其尤者多產於晉郭景純晉之最著者史稱景純篤志綿緗洽聞強記爲中興才學之宗而語怪徵神官微於世禮薄於時亦技成之累也修短有數安常待終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陰陽術數之學

有其理而不著其事按數以求儒者難言之蓋天地本一氣之彌淪氣所流行處有定數也易始於伏羲之一畫祇言數而未明言理文王周孔演之爲彖爻象而理始大著周程張朱推明其理而數在其中非心知其數研理有不盡也惟聖人知有數而不言依中庸以自盡於日用之實而所以見於事者莫非是也山人墨客得小數以自高而於世無益下至術士炫鬻求利亂人之耳目愚民信從者衆而邪教起由近及遠爲害生民然後知聖教之爲天下後世者旨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五

意深遠所以教學者從事下學切近精實不使騫遠而荒其心也自漢以來朝廷信圖讖之說言士皆馳騫穿鑿景純指陳象數皆有徵應極伎術之能事有異人之才驚世之術而無周身之智得自免於難晚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慙智免竟斃山宗之謀術固不可恃而習其術者犯造物之忌干天地之和務爲趨避以全生適所以戕其生也攻異端斯害宜聖明言之矣

晉永嘉中猗盧總攝三部并州刺史劉琨遣子導爲

質乞師猗盧使其子鬱律將騎二萬助琨擊之大破
白部次攻鐵弗劉虎屠其營落懷帝封猗盧爲大單
于邑於代

建興二年代王猗盧城盛樂爲北都治故平城爲南
都王登平城西山觀望地勢乃更南百里於灑水之
陽黃瓜堆築新平城晉人謂之小平城使其子六修
居之統領南部史記趙世家武靈王西至河登黃華
之上山陰縣志黃華山一名黃瓜堆魏築新平城於
此水經注灑水卽濕水經陰館自朔州流入元許衡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五

黃華山詩鏡臺聳百嶮瀑布落千丈山水勝地也

建興元年六月劉琨與代公猗盧會於陘北謀擊漢
琨進據藍谷猗盧遣普根屯於北屈監軍韓據自西
河而南漢王聰遣大將軍粲等分道拒之琨等聞之
引還永寧志州有廬山故城刺史劉琨拒劉曜築
晉愍帝建興二年有流星隕於平陽化爲肉流星出
牽牛入紫微光燭地隕平陽北化爲肉長三十步廣
二十七步平陽漢地聰竊據中土淫虐不已故星隕
於所都之地以警之又有如日隕於地別有三日相

承東行日或夜出高三丈皆從來未有之異變聰方以陰陽無關人事而不畏也

建興二年石勒遣使送質於劉琨請討王浚自効蓋懼琨襲其後也琨得箋大喜移檄州郡言勒已降當南襲平陽除僭逆且謂積誠所致及至請兵猗盧不果赴約始知勒無降意大懼上表曰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惟臣勒據襄國與臣隔山朝發夕至城塢駭懼雖懷忠憤力不從願按勒欲討王浚而愚琨以術浚敗而琨之勢愈蹙而琨方務爲夸大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皇

及事機已失惶惑失據專閫大將而輕遽若此宜其敗也然琨善遇猗盧屢得其力而拓跋因此得自進於陘南蓋亦有數存其間矣

建興中猗盧進爵置官屬因請并州從事莫含於劉琨含雁門繁峙人也家世貨殖貲累巨萬居近塞下常往來相見代王愛其才器善待之至是請含於琨含不欲行琨曰以并州單弱吾之不材而能自存於強敵問者代王力也吾所以竭貲質子而奉之者冀爲朝廷雪恥也卿奈何矜細行而忘徇國之大節乎

含遂赴代參軍國事後現徙五縣民於陘南含家獨
畱含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稱莫含壁

晉建興四年石勒圍樂平太守韓據於沾城漢沾縣
今樂平縣地縣南沾山高出雲表清漳水出焉恒山
之佐命也東南馬嶺關五代末爲河東守險地王世
貞馬嶺關詩一線地排爲北戒雙輪天捧作中原

建興四年愍帝賜猗盧食代常山二郡國勢大振猗
盧欲立少子比延使長子六修拜比延六修不從輒
舉兵攻之兵敗爲所弑普根討之自立尋卒鬱律立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三

按是時猗盧方以嚴刑峻法御其下諸部人多以違
命得罪後期者舉部戮之或有室家相攜赴死所人
問何之曰當就誅不敢犯其威嚴如此北俗本寬簡
猗盧晚年忽易常性刑誅險急無異赤壽陽之山禍
變之相尋亦有動於四體而不知所由者矣

建興四年石勒寇樂平劉琨救之大敗樂平遂陷石
勒圍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時代人來歸琨新得
猗盧之衆欲因銳氣以討勒箕澹衛雄諫曰此雖晉
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之恩信恐難信用不若內收

鮮卑之餘穀外抄寇賊之牛羊閉關守險務農習兵待其暇化感義然後用之無不濟矣琨不能從悉發其衆命澹帥步騎二萬前驅琨屯廣牧爲聲援石勒聞澹至據險要設疑兵於山上前設二伏出輕騎與澹戰佯不勝而走澹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大破之澹雄奔代據棄城走并土震駭

建興四年十二月劉琨長史以并州叛降石勒勒置守宰而還琨進退失據段匹磾遣信邀之初匹磾與琨歃血同盟翼戴晉室至是琨聞信帥衆從飛狐犇

晉乘蒐略

卷十一

五

薊見琨甚相親重與結婚約爲兄弟匹磾推琨爲大都督檄其兄遼西公疾陸眷及叔父涉復辰弟末杯等共討石勒末杯說辰眷曰以父兄而從子弟恥也各引兵還琨匹磾不能獨留亦還薊大興元年段疾陸眷卒段末杯襲殺涉復辰自稱單于五月段匹磾殺太尉廣武侯劉琨初琨子羣爲段末杯所得末杯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欲與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爲內應爲匹磾邏騎所得琨屯征北小城不知也來見匹磾匹磾以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

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雪國家之耻若兒書密達
終不以一子負公忘義匹磾雅重之初無害琨意將
聽還屯其弟叔軍諫之遂留琨會代郡太守辟閭嵩
潛謀襲匹磾事泄匹磾收琨縊殺之從事盧諶等帥
琨餘衆依末柸朝廷以匹磾尚彊冀其能平河朔乃
不爲琨舉哀溫嶠表琨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褒
恤乃加贈太尉諡曰愍按琨之死於匹磾由末柸以
計殺之而實勒使之也琨志在翼戴初奉命鎮并州
屬承其敝晉陽之民負楯以耕屬鞬而耨當萬難之
晉乘蒐略

卷十一

五

時處孤危之地自守則稽聰之誅進討則勒襲其後
而琨枕戈待旦志靖逆氛馳騁東西用兵不戢梟黠
如聰勒輩所憚惟琨今臨永間尚有經營遺蹟事雖
不濟亦可哀已然琨不能自宏遠畧專已好勝內蔽
於晉陽合之奸而使令狐重受其枉坐致骨肉罹殃
良由自取及得猗盧之衆羸師復振而又以未習恩
信之軍輕於嘗試拒箕澹之諫撓難犯之鋒卒至一
軍覆沒受制于人以及敗亡史稱琨長於懷撫短於
控御觀此非特控御無術抑不知懷撫矣聞琨當晉

陽圍困時登樓清嘯中夜奏邊笳賊聞皆歛歔懷土
棄圍引去事元異不可信王右軍言暫廢虛遠之懷
以救倒懸之急斯濟時正論琨持節征討以清韻爲
勝算難矣或謂琨素奢豪嗜聲色雖時自矯厲輒復
縱逸此猶金谷餘習要以提孤軍抗強賊獨保晉陽
志節卓卓固猶碩果之不食哉史注漢末置廣牧縣
於陘南樂平縣西南有漢圻縣城址

建興四年魏主鬱律嗣位都於木根山初六修弒其
君猗盧猗弒子普根討之自立尋卒鬱律嗣史志五

晉乘蒐略

卷十一

異

原有木根山此山在河東故曰東木根山孝文嘗言
遠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東木根山平文鬱律
諡也及嗣位劉武據朔方來侵西部魏主大破之西
兼烏孫故地東吞勿吉以西控弦士馬將百萬聞劉
曜篡弒顧謂大臣曰今中原無主天其資我乎曜遣
使請和不納石勒自稱趙王乞和請爲兄弟斬其使
以絕之晉元帝遣使加崇爵服並絕之曰講武事志
平南夏遇難不竟其志北史晉大寧二年代王賀傳
以諸部未服築城於東木根而徙居之地近盛樂

裴嶷河東人也初爲昌黎太守清方有幹略兄武爲
宜菟太守武卒嶷與武子開以其喪過慕容廆廆敬
禮之及行厚加資送是時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
王浚浚不能存撫士民往往復去之段氏兄弟專尚
武勇不禮士大夫惟慕容廆政事修明愛重人物士
民多附之廆舉其英俊隨才援任至是行及遼西道
不通嶷欲還就廆開曰鄉里在南奈何北行且等爲
流寓段氏疆慕容氏弱何必去此就被嶷曰中國喪
亂今往就之是相帥而入虎口也且去河東旣遠路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一

五

梗無由得達若候道路清通又非歲月可冀今欲求
托足之地豈可不慎擇其人汝觀諸段豈有遠略焉
能禮遇國士慕容公行仁義有霸王之志加以國豐
民安今往從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
疑焉開乃從之旣至廆大喜按士大夫當亂離之時
所托非人適以自覆詩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言不
可不慎也嶷知段氏之不能圖存而超然遠引惟其
慮變之明燭於幾先視琨之輕身以就敗者相去幾
何琨不能自宏遠謀而又乏保身之智惜哉

